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蘇東坡集

五

蘇軾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蘇

東

坡

集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卷第十

頌九首

英宗皇帝御書頌

嘉祐中太常博士周秉以文行選爲諸王記室宗室之賢者多敬愛之時英宗皇帝龍潛藩邸嘗賜秉手書其家寶之臣過曲江見其孫袁州司法參軍超出以示臣謹稽首再拜爲之頌曰
雲漢之章融爲慶雲結爲甘露融而不晞結而不散以療冒其子孫建中靖國元年月日臣蘇某記

東坡羹頌并引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養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蕪若薺皆揉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盃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盃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飯炊飯如常法旣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輒不又爲盃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罽熟赤豆與粳米半爲糝餘如羹菜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苦常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個天真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某爲之頌曰。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陰不知有火在火能寶內外淨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
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猪肉頌

淨洗鑊少着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猪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食豆粥頌

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齊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西家作馬。

答子由頌

子由問黃巖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
不知黃巖如何答老僧代云有病宜須着藥攻寒將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六
月二十日。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
大奇大奇一盃羹勘破天下禪和子。

答孔子君頌

夢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爲。自此作苦。忽然夢覺。身在牀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遠。作如是觀。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且穩坐。劫劫地走覓什麼。今年且癩東禪屎。明年去拽西林磨。

贊五十一首

李端叔傳神贊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胸腹之掀然。以爲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於龍眠矣。嗚呼。將爲旣琢之玉。以投其天乎。其將爲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遊戲此世。而特出於兩者之間也。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李西平畫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湟。兵益振。謀

既感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困平涼卒罷兵仆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爲蒞醜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罇碧玉壺足踏東流水目送西飛鳥擁髻顧影者眞子干之侍妾奮髯直眎非列仙之臞儒

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并序

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長卿久欲求公作畫贊予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爲之旣成子雲戲予曰三賦果足以重趙乎予曰三賦足以重趙則予之太玄果足以重趙乎爲之一笑而散

長卿有意慕蘭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聳景星鳳凰以見爲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重

東莞資福寺再生柏贊

生石首肯柴松肘回是心苟眞金石爲開堂去柏枯其留復生此柏無我誰爲柏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瓦礫說法今聞此柏熾然常說

題三國名臣贊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尙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

忠懿王贊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樽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震驚萬國。提十五州。共爲帝民。送君者自崖而返。以安樂其子孫。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眇大物而成仁。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吾觀沐猴。以馬爲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譎。沐猴宜馬。眞虛言爾。

文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廷。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流。

救月圖贊

癡蠢樹肉。睥睨天目。偉哉黑龍。見此蛇服。蠢死月明。龍反其族。乘雲上天。雨我百穀。

題王籛畫如來出山相贊

頭鬢聳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家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

畫佛贊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並證無上。永不退轉。

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眞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願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

然猶所立如此。而況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爲雲。噫欠爲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拊掌談笑不起於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爲梵釋龍天之宮。

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牆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畫西方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乃爲

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長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繞。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凝怖。

土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飢殮晝餅。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故。乃有死生。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顛倒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從此永斷。日中狂走。我觀衆生。同游露中。對面不見。衣沾眼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旣滅。照者亦空。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嘗作是觀。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孰爲此贊。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 并引卽師子屏風贊

陸探微畫師子在潤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留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予爲甘露寺有詩云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山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再不刊者也熙寧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

高其目仰其鼻奮然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元華子真贊

方口而髯秀眉覆額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來從之目擊道存我有陋室茅茨采椽洒掃庭戶窗牖廓然虛空無人願受予言

獨體贊

黃沙枯燭體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蓮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顧百皺不受刀箭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喜雖幻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爲言爲默默如雷霆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肩綺眉覆額音權輔骨也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電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爲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很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既去一作去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途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第九戒

一劫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肩。俛目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面門月滿。一作圓。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爲護法城。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

以惡轆物。一作駭。如火自蒸。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爲誰虔恭。大一作導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陁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閉。不行不立。不坐不臥。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隕。路迷草合。逐獸于原。得箭。一作已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暫。休我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一作了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一作數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捕魚圖贊

苻秀水暖。龜魚出戲。獨一作怒。蛙無朋。寂寞鼓吹。孰謂魚樂。強羸相屠。去是哆口。以完長須。

馬祖龐公真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一口吸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卽渠儂口。不知誰踏

誰殺。何緣自吸自受。秀秀作六偏述龐公事東坡體而首肯之爲書此贊

玉巖隱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天齋其三。而昇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也。

葆光法師真贊

嗟夫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邑。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幕。性如鹿麋。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以陟降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邪。

醴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內岡與冥。被髮拊劍馭兩靈。國之東南福其庭。注然天醴涌其冷。汰選妙士守籥局。儵然真靖有典刑。眉間三出杳而清。何必控鯉浮南溟。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春水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趙郡蘇某見而贊之一云子由作

老聘新沐。晞髮于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則全四肢百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吾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溫。彼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況吾身乎。溫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辯才大師真贊

予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卽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唾霧之中。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思無邪齋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鈇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鷄。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

羅漢贊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爲卷爲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傅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們槌。爲君打鼓。

普照王贊 卽僧伽贊

官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豈彼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銘三十五首

孔毅甫風味石硯銘

昔予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黯黹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有泉。此其大凡也。爲然爲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鵬而一鶴。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于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石上稍稍如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眞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楊次公家浮磬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室。

裙靴銘 并序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爲硯。器肖而瓢質。以汝爲瓢。硯剖而腹實。飲西江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卽不

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 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一夫敬。墨以爲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

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墨雲浮空。覆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雪浪石盆銘

一作雪浪齋銘并引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畫水之變獨一作蜀兩孫當世一作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古今畫水唯作平遠細巖。獨有孫知微畫活水。盡其變態。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無答。洞然神光照毫髮。

德威堂銘并敘

元祐之初。詔起大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荷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

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霽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皋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顧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西人。一作兩河。四方其訓之。

文助篆銘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葬枯骨銘并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八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稿鷓。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遷。復棺衾之。

卓錫泉銘并敘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瞻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之嗟異。爲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名。寒泉自湧。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菘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枕榔庵銘并敘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枕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爲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屨最。萬瓦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氛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魍魎。出怒入娛。習苦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岷峨非廬。須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蒙之都乎。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益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參寥泉銘并敘

予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予於東城。留期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予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予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攜新茶。鑽火煮泉而淪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爲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爲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眞卽是夢。夢卽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脈。夜氣旣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惟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何公橋銘 英州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鸕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儵游。盜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坼雷解。坐使此邦。晝爲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玉虹。隱爲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闔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愛爭彼我。君子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中積瑣瑣。得之戚戚。忿欲生火。沃以遠水。井泉無波。天下爲量。萬物一家。前聖後聖。惠我光華。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澗泉響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巧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號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哆。弁則鬱。長甬則震。無此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鍾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實如是中。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糴。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失。其蕩枝蟠葉。雲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媧黃

煉石補天之年。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之猶今。木聲鞞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鉤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爲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樵

樵橫大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闐然於一葦之航。與鷗鷺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魚而出聽。是謂魚榔。

九州瓊

釣漁得九州之璜。避紂得九州之王。湮沉乎射鮒之谷。委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桐。僵于下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畀之耶。其天性之耶。

唐陸魯望硯銘

蘇東坡集續集 十三 銘

十九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爲散人。出叢書。

天石硯銘 并敘

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爲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某曰。是文字之祥也。某寶而用之。且爲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願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洳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栖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鯨鼉。岌飛簷與鐵柱。插清江之齋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與蛭蝨。逝將去而返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

啓六十二首

求婚啓

結縭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尙念子孫之嫁娶。敢憑良約。往款高閨。軾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祇聽俞音。

定州到狀

得請近藩。假塗治境。卽諧披奉。預切忻愉。

謝韓舍人啓

某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愆。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爲君者常病於察。爲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卹於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況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聖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淆。壽者哀憐。老儒故爲特奏之令。憫惻連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己。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僞囂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鈞陶。二字一作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穎州謝運使啓

衰病倦遊。久懷歸意。聖恩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闊疎。溪湖清遠。但坐糜於廩祿。顧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曲垂存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某官才簡上心。名高省闕。暫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末。得爲衰朽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旣。

答漕使啓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疆場之憂。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臥鎮。敢緣厚德。尙許兼容。恭惟某官名重縉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之災。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顧惟朽鈍。得奉教條。但交欣悚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上執政謝獎諭啓

事有服勤。此實守臣之職。功無可錄。遽膺褒詔之榮。聞命惟驚。反身自愧。伏自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比緣衆力。獲保孤城。灑沈澹災。無補洪源之塞。增卑培薄。僅循下策之施。敢圖天聽之卑。乃辱璽書之賜。茲蓋伏遇某官左右元聖。師保萬民。方以一夫不獲爲己羞。故衆人皆樂以善告。遂緣過聽。致此曲恩。某敢不祇服訓詞。益修吏職。深自策其駑鈍。庶有補於涓埃。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謝王內翰啓

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個儻超拔之材。則懼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

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網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之黜陟。某之不肖。與在下風。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某亦特有執事之英鑒。以爲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至殊等。實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才。非顧當時之所悅。渺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衆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毫髮之效。少答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上留守宣徽啓

右某啓。少年游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陽臥理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幙府之優閑。再枉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綢繆樽俎之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大尉。才高一世。望重屢朝。體河嶽之兼容。納涓塵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室之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其爲感激難盡。敷陳。

謝交代趙祠部啓

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交慶。夫何鷲蹇之步。偶茲糠粃之先。雖甚內慚。實爲大幸。恭惟某官。清名肅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直道。久試蕭生於馮翊。猶煩長孺於淮陽。眷此東原。幾爲大澤。尙呻吟之未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來。以日爲歲。祝頌之素。寫述難周。

賀孫樞密啓

伏審對揚綸綍。進領樞機。道不虛行。必賴股肱之力。人惟求舊。允符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充山甫之將。明氣備孟軻之剛大。聲華傾於衆望。功業見乎有爲。擁節常山。遠過長城之備。刺繁京兆。遂令鳴鼓之稀。公議益崇。貴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圖保大之勳。惟時運籌。既壯王猷之塞。佇觀乘軸。更增帝載之熙。某限以郡符。阻趨牆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懷。

上監司謝禮上啓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朽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庇民。宏才偉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隲。勉知策厲之勤。少答吹揚之賜。

回列郡守倅啓

祇奉詔恩。出臨邊寄。愧非才之難強。託餘庇以少安。豈謂仁私。過形存問。感佩之至。宜寫莫周。

賀列郡知通賀冬啓

日旋南極。氣兆黃官。竊惟視履之祥。宜擁自天之祐。未遑馳問。先辱惠音。感佩之誠。敷述罔既。

賀隣帥監司年節啓

新曆既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一作時高名華國。非獨疇咨之用。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既。

回刺郡守倅賀年啓

新曆既頒。羣情交泰。過蒙流問。祇服寵光。永惟嗣歲之興。必享宜民之祿。徒深頌咏。莫罄敷陳。

謝監司啓二首

近審下車。輒嘗進記。徒欲聞名於將命。未皇盡意以占詞。不圖謙光。遽錫褒寵。感銘既切。愧惕并深。恭惟某官。以舊德之賢。當聖朝之選。恩足以濟法。義足以理財。先聲所臨。公議同慶。凡繫屬部。實有賴於庇庥。惟是孤蹤。更曲蒙於優借。此爲過幸。豈復勝言。

又

伏念傾蓋若故。雖自慰於宿心。盡言非書。故未紓於誠意。卽膺寵復。實佩謙光。退屬紛縈。遂疎上記。遽叨榮問。徒益厚顏。恭惟某官。造道惟深。養氣以直。理財不愆於義。行法不失其恩。竊聆下風。倍仰厚德。不圖幸會。遽隸屬封。吏畏民懷。既仰安於明哲。心勞政拙。庶粗免於譴訶。喜抃至深。敷陳莫罄。頌獻尙熾。參對未期。伏冀精頤。別卽迅召。

賀高陽王侍制啓

伏審顯奉恩綸。榮更帥闡。鎮武垣之衝要。聯內閣之高華。公議交俞。貴名愈白。恭惟某官。膺天大任。於時有爲。發揮才謀。更歷事任。道能濟而不過。事雖難而不辭。簡在聖心。遂益柄任。峻登祕近之直。重易關防之雄。有恩有威。方結東人之愛。允文允武。更紓北顧之憂。卽觀成功。進陟近輔。

賀青州陳龍圖啓

伏審光奉詔書。往司留憲。漢恩予告。暫優三最之勤。商夢懷人。方徯巨川之濟。於公自計。爲喜可量。伏惟某官文武憲邦。忠嘉致主。衆謂老成之託。孰逾舊學之賢。而乃力謀退安。示有疾病。揮金故里。雖榮疎傳之歸。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無由追餞。徒切瞻依。

謝惠生日詩啓

伏蒙某官以某生辰。特貽佳什。允也風人之作。燦然華袞之榮。自省庸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干之夢。喜獲嘉言。而弟子廢蓼莪之篇。難忘永慕。感佩之素。敷染莫周。

謝求婚啓

敢議婚姻。蓋恃鄉閭之末。遂忘門閥。亦緣聲氣之同。龜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令子第二小娘子。慶闈濯秀。豈獨衛公之五長。而某第二子某。驚質少文。庶幾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永結無窮之歡。悚抃于懷。敷述罔旣。

賀正啓

伏以物壯則老。肅役所以成歲功。否終必傾。反復然後知天意。凡在含生之類。休有向榮之心。恭惟某官履信體仁。秉德直義。才無施而不可。道得時而愈隆。方當彙征元吉之辰。宜享既醉太平之福。某限居官守。阻候門牆。瞻頌之深。敷宣罔旣。

賀冬啓

伏以候緹室之清宮。警告以日卜臺觀之黃綬。史書有年。共安消長之來。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才猷

傑異道德深醇。靖共正直之休。順獲天人之助。某恪守官次。阻稱壽觴。坐馳傾向之心。莫罄安榮之遇。

賀正啓

伏以葦桃在戶。磔禳以饒餘寒。椒柏稱觴。燔烈以興嗣歲。在時爲泰。與物咸新。恭惟某官。德洽斯民。才高當世。迹難淹於外補。望已隆於本朝。慶此朋來之辰。必有彙征之福。某官守所繫。展謁無階。頌詠之深。數寫難盡。

謝孫舍人啓

拜命中宸。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交慶士夫。竊惟二聖之心。蓋以多士爲急。滅烽仆鼓。而以將帥爲藩垣。抵璧捐金。而以公卿爲帑廩。蓋樽俎有折衝之恃。則藜藿無見採之憂。某官瑚璉之才。杞梓其用。學不專於爲己。才已效於臨民。穆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霰雪自消。茲爲收拾之儲。豈特絲綸之任。不遺衰朽。過辱緘封。永敦爲好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謝呂學士啓

文學之選。人才所難。邇無世祿之嫌。遠絕茅衡之弃。矧此國家養賢之地。豈爲儒者竊祿之私。某官學古入官。脩身以道。志本爲己。行浮於名。直諒多聞。固可追於益友。文史足用。曾不愧於古人。果膺選掄。益登清要。未皇馳問。先辱惠音。

答新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光膺詔函。移牧吳會。先聲所被。惠政已孚。自顧妄庸。敢論疇昔。旣聯法從之末。又竊鄰光之餘。金華

玉堂帝左右之高選。武林茂苑。江東南之要藩。雖才分闊絕於賢愚。而步武差池於先後。其爲喜幸。宜倍等流。伏惟某官。文秀士林。才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望久養而益隆。偃息均勞。叔度莫窺於萬頃。治行稱首次公行。踐於三槐。潤澤所加。迂愚有託。辱移書之周厚。實借寵於衰遲。銘感之深。筆舌難喻。

賀提刑馬宣德啓

奉命按刑。捧節入境。吏民相慶。已戴二天之仁。衰病自私。獨先一日之雅。恭承榮問。有激懦衷。伏惟某官。才映士林。望高朝論。治行聳聞於中外。家聲洋溢於縉紳。眷三吳之疲民。困連年之積潦。疇咨明哲。宣布厚恩。匪惟凋瘵之獲蘇。抑亦庸虛之知勉。其爲喜幸。豈易名言。

答曾舍人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進掖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取才之道。自昔爲難。惟君子之所爲。固衆人之莫識。奢儉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無喜。某官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明。遠繼父兄之業。早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進之。論者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糠粃在前之歎。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愧無酬德之言。徒有得賢之慶。感忭之素。寫述難周。

答秀州胡朝奉啓

伏審初見吏民。首行條教。隣封甚邇。欣謠頌之藹然。臧牘先蒙。愧勞謙之過矣。某官望推朝論。才映士林。用已試於盤根。所居見紀。政方觀於餘地。不令而行。某待罪江湖。苟安衰病。眷言一郡。幸擊柝之相聞。矜式百爲。知伐柯之不遠。其爲欣詠。難盡名言。

上虢州大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之權。凡在庇庥。莫不欣抃。切以弘農故地。虢國舊邦。周分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爲尹。富庶雅高於二陝。鶯花不謝於三川。韓公三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溜灌漑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產金銅。充切諸邑。良材松柏。贍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瀟洒有道山之況。魚肥鶴浴。依稀同澤國之風。自匪臣賢。不輕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一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疑。伏惟知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奧。精稜盡天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虎。暫淹於百里。朱轡聊寄於三堂。仰望精微。俯臨民社。共僊星言而夙駕。思承道化乎其民。某仕版寒蹤。賓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謠有隕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賀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還。擁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戚。考圖廣內。示將大用之權輿。凡在庇庥。舉增抃躍。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文。深厚爾雅。展矣東京之吏。悃悞無華。雖已得正法眼。藏於大祖師。猶有一大事。因緣於當來世。固將入踐卿相。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結王知。隨所寓而作佛事。某竄流已久。衰病相仍。方稱慶之未皇。忽移書之見及。欣感之幸。筆舌難宣。

答杭州交代林待制啓

伏審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某偶以庸虛。適相先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卽諧瞻奉。尤切詠思。

答臨江軍知軍啓

泮水政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棲。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某官。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讚一作歌詠風流。近傳召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俯存。豈獨憐衰朽。而借餘光。蓋將敦風義。以勵流俗。感佩之至。筆舌難宣。

賀年啓二首

效五物以觀雲。咸知歲美。備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伏惟某官。進德及時。宜民受祿。肇履三陽之應。永膺百順之歸。未遂披承。徒增欣詠。

又

三陽應律。萬寶向榮。永惟視履之祥。宜獲自天之祐。未皇展慶。徒切頌言。

高麗大使遠迎啓

伏審觀光魏闕。自忘浮海之勤。授館吳都。將有披雲之幸。過承謙德。先枉華絨。感荷之深。誦言莫既。

副使啓

伏審祇率邦常。來脩方貢。適此海隅之守。得瞻使節之華。首辱絨滕。過形謙抑。其爲感作。難盡名言。

謝大使土物啓

伏審揚旂造朝。弭節就舍。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弘幣於公卿。亦蒙見及。莫遑辭避。但切感銘。

謝管設大使啓

鳴鹿食野。方主禮之粗陳。驪駒在門。歎賓歡之莫盡。遽辱移書之重。益慚爲具之疎。卽遂願言。徒增銘佩。

副使啓

伏惟舍館初定。徒馭少休。粗接賓歡。方愧餽牽之陋。曲救私好。特班琛貢之餘。感佩于懷。愧忤無量。

謝副使啓

伏以裴回弭節。必忘靡盬之勤。笑語飛觴。深懷不腆之愧。過承榮問。益荷謙勤。感服于衷。筆舌難盡。

罷登州謝杜宿州啓

桑榆晚景。忽蒙收錄之恩。山海名邦。得竊須臾之樂。自非明哲。少借餘光。內自顧其空疎。必難逃於曠敗。某官高風肅物。雅望應時。旣愷悌以宜民。亦儒雅而飾吏。每假齒牙之論。曲誠羽翼之私。感佩良深。敷述笑旣。

杭州到狀

得請支郡。備員屬城。幸茲衰病之餘。託在庇庥之末。卽諧瞻奉。預切欣愉。

賀王發運啓

伏審榮膺制檢。總領漕權。慘舒六路之民。表裏大農之政。風聲所暨。忻悚交并。恭惟某官。學術過人。忠嘉許國。暫屈分符之寄。已膺側席之思。乃眷東南。欲少蘇於疲瘵。無心內外。當益罄於謀惟。凡在庇庥。豈勝

歡慰。

賀新運使張大夫啓 一本作賀葉運使

伏承抗旌入境。揆日臨民。方一節之風馳。已列城之雲靡。矧惟雅故。尤激權惊。伏惟某官。早以異材。著聞美績。議法造令。久裨於廟謀。宣化承流。益試之民事。自聞新命。實慰輿情。再惟衰朽之餘。得荷寬明之庇。其爲厚幸。未易究陳。著聞美績。下四句一本作望高耶。選衆列星之經。麗華使周爰。魂外臺之風采。

回答館職啓

伏審奉詔明廷。升華冊府。國有得賢之盛。士知稽古之榮。虎觀石渠。極諸儒之妙選。鼇宮金闕。笑方士之遠求。自喜衰年。獲觀盛事。恭惟某官。學本自得。道惟造深。温故爲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學。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知賢則深。某方此賜環。遽承枉駕。沐誨音之已厚。愧馳謁之未遑。

答喬舍人啓

某聞人才以智術爲後。而以識度爲先。文章以華采爲末。而以體用爲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將廢也。取其後而弃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慷慨。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夸浮。則西晉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真人在位。並與多士。以出異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上。迨茲顯擢。實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爲國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抑亦邦家之慶。過蒙疏示。深服撝謙。顧慚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

意。

謝右史啓

比者誤被聖恩。軫及弃物。起於貶所。付以名藩。牧養疲民。曾未施於薄效。躋攀近侍。已再被於寵光。祿既多。則功不可微。職既崇。而責尤當重。顧懇辭之莫獲。念圖報之未能。方以爲憂。敢辱見慶。此蓋某官德惟樂善。志務達人。重緣姻好之私。賁以文詞之美。捧讀數四。退增愧慚。屬春候之向和。宜福祿之益固。未遂披奉。但切傾懷。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尙。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異乎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昂稟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以絕識見微。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爲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續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兼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繫疎逖。所獨詠歌。惟民罔知。合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惠慈。固已遐邇爭傳。室家皆慶。顧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歎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如彼景公。損己一言。退星三舍。又況以禹湯大信之誥。有夔契同寅之言。蠢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願欲輸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莫與。苟好謀則必

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履。永塗流落。無復掃門。豈賴補息。彫朽糞朽。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恨末力之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爲。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躡以欣欣。某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庭。預百執事。賀鈞屏下情無任。

及第後謝秋賦試官啓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田野之間。亦學爲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於掌。降及近世。析爲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於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爲學者。亦無施於民。游庠序者。忘朝廷。讀法律者。損詩賦。場屋後進。挾聲律。一作技。以相誇。王公大人。顧雕蟲而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沿。貴賤之間。亦因遂闕。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顧茲媮弊。常切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伏惟某官。才出間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要職。又爲儒者之師。一作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經術。而不爲迂闊。世之係望。上所深知。輟自朝聯。付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而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才。講求一作欲聞。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歷書。條任子之便宜。訪成君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

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誠可以致治。又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疇一作平。昔所欲。一作歎。於今遂忘。某才無他長。學以自守。爲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懼辱賢材。一作人之舉。翻然如界之羽翼。追逸翮以並游。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筮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願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言不能盡。一作不知所措。

謝應中制科啓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囑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

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某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爲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以堯至大猷五十字，一本作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家，多士以爲進退。致茲末亦與甄收。

下財啓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顧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永交歡於二姓。

答求親啓

藐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衰緒，莫閑纂組之功。伏承某人，儒術飭修，鄉評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永結琴瑟之歡。瞻望高門，獲接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數馬之恭。

與邁求親啓

里閭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邁，天資朴魯，近憑遊藝之師傅。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

徐州謝隣郡陳彥升啓

受代膠西甫違仁庇分符泗上復託恩私祇見吏民布宣條教郡有溪山之樂庭無爭訟之煩曾何妄庸獲此僥倖此蓋某官紀綱千載儀表一方議論信於中朝予奪公於多士衰罷無術旣常荷於兼容勉厲自將或無忝於知遇感懼之素敷染難宣

湖州上監司先狀

弭棹江郊聳聞風采馳神德守若奉誨音欣抃之深敷宣莫究

回同官先狀

幸因聯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遙欣愉良極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披緘驚眩撫己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龔黃之右牢圍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馨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旣

杭州與莫提刑啓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瀕右更竊寵榮顧惟頑鈍之資豈任繁劇之寄仰憑多可或賜曲全恭惟某官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於列郡浹厚德於齊民千佛題名昔忝遊從之末三吳按郡想蒙潤澤之餘

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隣。首被風聲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仁厚。踐揚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偃息江湖。尙歷試以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羣言。欣頌之誠。口占難盡。

代賀歐陽樞密啓代大中公

伏以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爲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抃。切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於內者。皆效節於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於外者。皆受制於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爲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於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爲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爲迂闊。擢居大位。實快羣心。武夫悍卒。自以爲盡得其才。賢士大夫。皆以爲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登庸。助率土之歡詠。

卷第十一

書一首

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

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以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違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已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

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百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去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能陛下欲去積弊而立

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合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以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千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今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

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誇。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太煩擾。凡所譬劃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司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輿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司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壞。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

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行此。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願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人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

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事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已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斛一作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

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已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行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

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之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豐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助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一作空。僂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

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才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畜夫。釋之謂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乎。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竦。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言。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守其分。不敢操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異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

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齟齬。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屬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立法以救弊。國家賦籍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能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其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

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已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脩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

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讒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書三十六首

上皇帝書 徐州上

臣以庸材。備員册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漕輸河北。餅竭則疊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

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驍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楹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彊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

名於官。授以卻切刀。樂教之擊刺。每月兩銜。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危險。而樓櫓蔽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

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贖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

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譎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收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殺已降俘繫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謂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路之人斃於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樹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

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遽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高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

害必將哀痛憐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千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網繆。可以靜而不動。可以嗇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關關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一作世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也。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予以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乎。聞之曰。麒麟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

卓絕而見效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日而眇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脩。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拜。

與劉宜翁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刳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齟齬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道。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死懇。古之至人。本不憚惜道術。

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祕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改。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樞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屨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上王刑部書

軾今日得於州吏。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地。實楚之故國。巴蜀甄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是。爲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吳蜀魏氏。亦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于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美。有屈宋伍禰之賦詠存焉。建節旄而使者專。有是土。其見倚之重。爲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於廟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彼此大小爲擇哉。於執事之心。當亦若是。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固執事之所務也。不宣。軾再拜。

與佛印禪老書

軾啓。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棲賢遷師處。又得手教。眷與益勤。感作無量。數日大熱。緬想山門方適清和。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廬已難下筆。而龍居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稍寬假。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爲山靈勒回俗駕。今僕蒙犯塵埃。垂三十年。困而後知返。豈來使點涓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迎許之。何以得此。豈非宿緣也哉。向熱順時自愛。不宜軾再拜。收得美石數百枚。戲作怪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卻此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想復大笑也。更有野人於墓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續緣。

謝歐陽內翰書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鑿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爲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

兼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軾不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措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宜。軾謹啓。

謝范舍人書

右軾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峨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者之中。謹因闈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上梅龍圖書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

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非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擡落。後之所以取之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恤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上荆公書

某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公執事。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來儀真。又二十餘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也。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飾脩。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其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集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

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疾想已失去伏冀順時候爲國自重

上韓樞密書

某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某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爲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通問者七年於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爲作賀啓數百言軾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侯霸爲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爲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爲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過侯霸某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爲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爲臣子之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曰使吾君子孫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者皆不足道也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略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蓋十餘年兵所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內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繼相誅死其

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宗。太宗克己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以爲後嗣之累。則凡忍恥含垢以全人命。其爲子孫之福審矣。某旣無狀。竊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聞。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報。某懷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爲謗。不勝區區之忠。故移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宜聞此言。

上呂相公書

某昨日面論邢夔事。愚意本謂邢鼻是平人。邢夔妄意其爲盜殺之。若用犯時不知。勿論法深。恐今後欲殺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殺。但云我意汝是盜。卽免矣。公言此。自是謀殺。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某歸而念公言。旣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課兒於大醉不省記中。行殺南貴就縛。至醒取衆證爲定。作可憫奏。已得旨貸命。而門下別取旨斷死。竊聞輿議。亦恐貸之啓奸。若殺人者得以醉免。爲害大矣。某始者亦以爲然。固已書過錄黃。甫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後實醉不醒而殺。其情可憫。可以原貸。若託醉而殺。自是謀殺。有勘司在。邢夔犯時不知。秦課兒醉不省記。皆在可憫之科。而邢夔臂杖編管。秦課兒決殺。似經重相遠。情有未安。人命至重。若公以爲然。文字尙在尙書省。可追改也。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某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爲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某材術短淺。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

錢塘爲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飢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持支。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與意外持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卽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尙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某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旣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而官吏皆來見某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奈何。某曰。吾爲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恤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糴。商賈不行。某旣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吏。緣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某之私意。其不爲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某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明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流通。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乃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某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爲限。去歲恩旨寬減。

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某奏乞以此錢和買銀絹。上供三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卽乞一時行下。某竊度事勢。若不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過計。事難施用。卽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深戰悚。不宣。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及因修廨宇書

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分。而又繼之以旱。以故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者也。某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某言爲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羣賢並用。而肯恬不爲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收五穀力勝錢。故米價長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錢。皆足錢。炎炎可畏。某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流通。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靳惜而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中。本州裏外九縣。日糴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免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鄰郡運致三萬石。尙少一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迫。須至控告。某近以本州廨宇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脩完。未蒙開允。欲以此度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糶買。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完廨宇。雖不及元計。錢數

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府宇窮瘁。及今完葺所費尙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救飢。設使不因修完廡宇。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爲過。而况救飢脩屋兩用而並濟乎。某愚忝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卹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揮。輒以一面告諭商旅。令儲峙米斛。具水陸脚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跂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某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爲慚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殛。何補於事。兼某近者奏爲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紬絹錢常於歲前散絕。今尙闕大半。剗刷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之急。害必及民。近蒙朝旨。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更望朝廷輟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只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飢。而散幣在民。少解饑荒之患。亦上策也。此外只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禍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烏獸聚散得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爲召募。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帖錢雇人。凶年人戶重有此擾。此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某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叩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

萬一也。

與章子厚書

某頓首再拜子厚參政諫議執事。去歲吳興謂當再獲接奉。不意倉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審台候。何似。某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某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某者皆慙然。今日不獨爲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某強狠自用。不以爲然。及在圈圍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者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某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某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遣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於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殮。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廩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飢寒之

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會見無期。臨紙惘然。冀千萬以時爲國自重。

答劉巨濟書

某啓。人來辱書累幅。承起居無恙。審比來憂患相仍。情懷牢落。此誠難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當深計遠慮。不應戚戚徇無已之悲。賢兄文格奇拔。誠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當以累足下。見其手書舊文。不覺出涕。時及新文。愛玩不已。都下相知。惟司馬君實劉貢父。當以示之。恨僕聲勢低弱。不能力爲發揚。然足下豈待人者哉。與吳秀才書論佛大善。近時士人多學談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時以此取之。不得不爾耳。僕老拙百無堪向。在科場時。不得已作應用文。不幸爲人傳寫。深可羞愧。以此得虛名。天下近世進人以名。平居雖孔孟無異。一經試用。鮮不爲笑。以此益羞爲文。自一二年來。絕不復爲。今足下不察。猶以所羞者譽之。過矣。舍弟差入貢院。更月餘方出家。孟侯雖不得解。卻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得免解。其兄安國亦然。勤國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風時惠問。以慰飢渴。何時會合。臨紙悵然。惟強飯自重。

與孫運句書

某啓。脾能母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繁。聞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

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病。服商陸防己之類。皆不效。金液丹炙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耳。薑橘辣藥。例能張肺。多爲腫媒。不可服。有書以告之。爲佳也。

與王庠書

某啓。某遠蒙差人致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廿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三百三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旣爲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某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僮仆者相屬於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能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爲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旣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爲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不宜。某再

拜。

又

某啓。二卒遠來。承手書兩幅。問勞教誨。憂愛備盡。仍審侍奉多暇。起居萬福。感愧深矣。某罪責至重。上不
忍誅。止竄嶺海。感恩念咎之外。不知其他。來書開說過當。非親朋相愛保全之道。悚息悚息。寄示高文新
詩詞氣。比舊益見奇偉。粲然如珠貝溢目。非獨鄉閭世不羸人爲喜。又幸珍材異產。近出姻戚。數日讀不
釋手。每執以告人曰。此吾家王郎之文也。老朽廢學久矣。近日尤不近筆硯。見少時所作文。如隔世事。他
人文也。足下猶欲使議論其間。是顧千里於伏櫪也。某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汨沒
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略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
鹽酪。日食淡麵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實務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
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
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爲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者。蒙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寄遺藥物并方。皆
此中無有。苟尤奇味。得日食以禦瘴也。某惟舊患痔。今頗發作。外無他故。不煩深念。會晤無期。惟萬萬以
時保練。

某啓。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增歎伏。但恨老拙。無以少答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
時。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夫子尙困場屋。王賢良屈於州縣。皆造物有不可
曉者。海隅風土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人。無醫無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

作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盡察之。

答陳季常書

某啓。惠兵還。辱得季常手書累幅。審知近日尊候安勝。擇括等三鳳毛皆安。爲學日益。喜慰無量。某罪大責薄。聖恩不貲。知幸念咎之外。了無絲髮掛心。置之不足復道也。自當塗聞命。便遣骨復還陽羨。獨與幼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共吾過嶺。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決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草屨。相從於林下也。亦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輓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自山中歸來。燈下裁答信筆而書。紙盡乃已。託郡中作皮筒送去。想黃人見某書。必不沉墜也。子由在筠極安。處此者與某無異也。書云老軀極健。度去死遠在。讀之三復。喜可知也。吾儕但斷卻少年時無狀一事。誠是。然他未及。子由見人說顏狀如四十歲人。信此事不辜負人也。不宣。某再拜。

與吳秀才書

某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某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服。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論

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以煉氣服藥爲土苴耳。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蓋嘗論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至真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言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日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誤矣。夫南方雖號爲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尙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楊韓諸子皆有理。辭氣愴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躡足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爲喻。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禮。但欲知僕汎掃身心。澡淪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略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爲僕印可其所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重。目昏不謹。某頓首。

與謝民師推官書

某啓。近奉達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之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

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某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某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與孫知損運使書作帥

文安北城。如涉無人之境。其漸可虞。廟堂已留意。兵久驕惰。自合警策之。數年乃見効。惟極邊弓箭社。射生極得力。虜所畏懼。公必舊知之矣。以數勾集一月。村堡幾虛。公私惴惴。北賊亦多相時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勞費。此出入守望。與虜長技同。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不憂其不閑習也。宜與永免冬教。又當有以優異勸獎之。已條上其事。更月餘。可發此事行之邊臣。無赫赫之功。然經久實事。無如此者。覘者多云。可汗老疾。欲傳難。難爲人猜忌。好兵。邊人盡知之。此豈可不留意。願公痛爲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書豈能盡也。虜涵浸德澤久矣。其勢亦未遽渝盟。但恐難兒驚忍。其下必有不忠貪功好利之人。謀之必先使北賊。小小盜邊。託爲不知。若不折其萌芽。狃於小利。張而不已。必開邊隙。備禦之策。惟安養弓箭社。及稍加優異。使當淬礪。以待小寇。策無良於此者矣。所條上數事。亦甚穩帖。不至張皇。惟乞免人戶折變。

所費不多。及立闕名目。獎社人頭首。又乞復回易收息。時遣機宜僚屬。費少錢糧。就地頭賞其高強者耳。與王定國書

罪大責輕。得此已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爲己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絕。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芥蒂。然後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揚州有侍其太保官於煙瘴地十餘年。比歸面紅潤無一點瘴氣。只是用磨腳心法。此法定國自知之。更請加功不廢。每日飲少酒調食。令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膏。某在湖。親服數兩。甚覺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來陳相別。面色殊清潤。目光炯然。夜中行氣臍腹間。隆隆如雷聲。其所行持亦吾輩所常論者。但此君有志節能力行耳。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願公以道眼照破。此外又有事須少儉嗇。勿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恐萬一闕之不繼。一是災難中用貶惡消厄致福之一端也。又遞中領手教。知到官無恙。自處泰然。頓慰懸想。知攝二千石風聲震於殊俗。一段奇事也。某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閱數年。索我閱風之上矣。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臨江軍書。久已收得。二書反覆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願公常誦此語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今見定國。每有書皆有感恩念咎之語。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當髣髴於庶幾也。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賓去桂不甚遠。朱砂差易致。或爲置數兩。因寄及稍難卽罷。非急用也。

窮荒之中。恐有一奇事。但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求吶。嘯令。竟化於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陳瓘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傳要妙。云非久當來此。此人不唯於道術。其與人有情義。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術多方。難得其要。然某觀之。唯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氣流行體中。痒痛安能近人也。邇來江淮間酷暑。殆非人所堪。況於嶺外。唯道德清曠。必有以解煩釋悶者。入秋來。儻然清遠。計尊候安勝。公學術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着鞭。多讀史書。仍手自抄爲妙。造次造次。某自謫居以來。可了得易傳九卷。論語五卷。今又下手作書傳。迂拙之學。聊以娛老。且以爲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得詩傳。又成春秋集傳。閑知之爲一笑耳。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幸甚。近在常置得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

與李方叔書

某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住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交。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

之君子。貧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某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某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某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某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諡。非古也。殆以丘明爲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隱。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某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以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卽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某頓首。

上知府王龍圖書

執事自軒車之來。曾未期月。蜀之士大夫。舉欣欣然相慶。以爲近之所無有。下至閭巷小民。雖不足以識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懽欣踊躍。轉相告語。諠譁紛紜。洋溢布出。而不可掩。雖戶給之粟帛。而人賜之爵。其喜樂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術。以致此哉。軾也。安足以議。雖然。請得以僭言之。蓋明公之於蜀人。所以深結其心。而納之安居無事。以養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難。夫海濱之人。輕游於江河。何則。其所見者大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聞其言語。而被其教誨者。皆足以爲賢人。而況於公乎。度其視區區之一方。不啻戶庭之小。且公爲定州。內以養民殖財。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爲之三年。而四方稱之。況於實非有難辨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勞而自成也。此其所以爲易者一也。自近歲以來。蜀人

不知有勤卹之。如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於刑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爲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爲富。惴惴焉。恐死之無所。然皆聞見所熟。以爲當然。不知天下復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釋其重荷。而出之於陷穽之中。方其困急時。簞瓢之饋。愈於千金。是故莫不慷慨鼓舞之至。此其所以爲易者二也。雖然。亦有所至難何者。國家蓄兵以衛民。而賦民以養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於養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於賦民者。其憂遠而難救。故夫庚子之小變。起於兵離。而甲午之大亂。出於民怨。由此觀之。固非本末也。而爲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難救之遠憂。而有志於民者。則或因以生事。非當世大賢孰能使之兩存而皆濟。此其所以爲難者一也。蜀人之爲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鬱。至此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嘗無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訴。是以猶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訴。其訴者。又不見省幸而獲省者。指目以爲凶。民陰中其禍。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連帥之職。執民之權。而不能爲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賢者。則民望之深。而責之備。若夫庸人。誰復求之。自頃數公。其來也。莫不有譽。其去也。莫不有毀。夫豈其民望之深。責之備。而所以塞之者。未至耶。今之飢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傾耳聳聽。願聞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爲難者二也。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無忽其所以爲易。而深思其所難者。而稍加意焉。將天下被其澤。而何蜀之足云。某負罪居喪。不當輒至貴人之門。妄有所稱述。誠不勝惓惓之心。敢以告諸左右。舊所爲文十五篇。政事之餘。憑几一笑。亦或有可觀耳。

進叔足下。僕狷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將與之忘年焉。僕不自知何爲而得此於足下也。前日南歸。草草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窗戶蕭然。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知臥於虛榻也。行日嘗辱贈言。意勤辭直。讀之使人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爲至之中有所不至者。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徇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徇物則無蔽於物。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與物之說耶。至以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爲狷介寡合者。足下顧不亮乎。夫投規於矩。雖公輸不能使之合。何則。方圓者殊也。雜宮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緩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昔張籍貽韓愈之書。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矧其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書。

答范景山書

自離東武。不復拜書。疎怠之罪。宜獲譴於左右矣。兩辱手教。存撫愈厚。感愧不可言。卽日起居住佳勝。知局事勞冗。殊甚。景山雖去軒冕。避津要。所欲閑耳而不可得。乃知吾道艱難之際。仁人君子捨衆人所棄。猶不可得。然憂喜勞逸無非命者。出辨此身。與之浮沉。則亦安往而不適也。某始到彭城。幸甚無事。而河水一至。遂有爲魚之憂。近日雖已減耗。而來歲之患。方未可知。法令周密。公私匱乏。舉動尤難。直俟逐去耳。

久不聞餘論。頑鄙無所鑄發。恐遂汨沒於流俗矣。子由在南都亦多苦事。近詩一軸拜呈。宥迫無佳意思。但堪供笑耳。近齊居內觀。於生術似有所得。子由尤爲造人。景山有異書祕訣。尙可見教乎。餘非面莫盡。惟乞萬萬自重。

答參寥書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爲恨。留語於僧官。不識能道否。到黃已半年。朋遊常少。思念公不去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所以開諭獎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舊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而釋老數公。反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近編。得一詳味。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筆力愈老健。清熱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殊不相妨。何爲廢之邪。更與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自愛。

答李康年書

向承寵訪。教語甚厚。因循未及裁謝。復枉專使。辱書累幅。意愈勤重。且獲所著通言二編。及新詩碑刻。廢學之人。徒知愛其文之工妙。而不能究極其意之所至。欽味反復。不能釋手。幸甚幸甚。比日起居何如。竊想著書講道。馳騁百氏。而游於藝學。有以自娛。忘其窮約也。通言略獲披味。所發明者多矣。謹且借留。得爲究觀。他書豈敢輒留。他日別爲小字寫草書見惠。不必心經。乃大賜也。要跋尾。謾寫數材。不稱妙筆。

答舒堯文書

某啓。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敘事精緻。要非囂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爲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彼乞盟可也。奈何欲爲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卽承來命。少資嗚噓。

答陸道士書

啓某。別來歲月。乃爾許也。涉世不已。再罹憂患。但知自哂爾。感君不遺手書殷勤如此。且審道體安休。喜慰之極。惠州凡百不惡。杜門養痾。所念君棄家求道二十餘年。不見異人。當得異書。見許今春相訪。果然能踐言。何喜如之。舊過廬山。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知。今爲何在。曾與之言否。黃君高人。與世相忘者。如某與舍弟。何足以致。若得一見。子由龔錯其所未至。則某可以受賜。願因足下致懇。當可得否。韓朴主事多從傅同年遊。近傅得漢東僧幘。遂帶得來此否。因見亦道意。羅浮有一鄧道士名守安。專靜有守。皆世外良友。世外之道。金丹爲上。儀隣次之。服食草木次之。胎息三生爲本。殆無出此者。嵇中散云。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承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不用其他。舉以中散爲師矣。適飲桂酒一杯。醺然徑醉。作書奉答。真不勒字數矣。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足下端爲此酒。一來有何不可。但恐足下拘戒錄。不飲。道家少飲。和神。非破戒也。餘惟善慶。

答孫志康書

自春末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於父子間有年矣。卽日奉疏。少通哀誠。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

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累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堪任。卽日孝履支持。預慰所望。誌文實錄。讀之感噫。自聞變故。卽欲撰哀詞以表契義。萬一不知爵里之詳。今復覩此文。且夕當下筆。然不願傳出。雖志康亦不以相示。藏之家笥。須不肖啓手足日。乃出之也。自惟無狀。百無所益於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故決意爲之。與決不敢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千萬勿來索看也。師是此人甚奇。斯人亦可人也。哉。某謫居已逾年。諸況粗遣。禍福苦樂。念念千逝。無足留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實甘受之。今者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焉。亦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可以不深念哉。玳瑁藥合見遺。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蜜藥果等。一一捧領。感作無量。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乃無少物報謝。慚負無量。見戒勿與人詩文。謹佩至言。如見報出都日。所聞虛實。不可不知。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州甚安。時得書。兒姪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子在宜興。某與幼子過在茲。明年長子邁當挈他一房來此。指射差遣。因般過房下來。見愛之深。恐要知其詳。示諭開歲來此相聚。雖爲厚幸。然竄逐中。唯欲親故謝絕。爲孤寂可憐者。則孤老猶可以粗安。若志康人所指目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罪戾也。千萬寢之。切告切告。李太白雖前輩。不相交往。然敬其人。欲作集引。亦終不傳出也。承諭世膺可爲聚。其前後文集。異日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乃傳世也。斯人旣無後。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書已領。諸兒子爲學頗長。迨自宜興寄詩文來。甚可觀。此等辱雅遊最舊。故輒以奉聞。與不敢令拜狀。無益徒煩報答也。會見無期。千萬節哀自重。

蘇東坡集續集

卷十二

記二十五首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滅。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佛事。卽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

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塵緣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曰

我游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岩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卽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須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蠅意鉤履豨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蠅意鉤履豨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書難於刻雕及其相忘之至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旣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

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會。一作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繼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慙此三士之勞。以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旣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肺腑。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旣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

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若壺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畫水記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爾。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旣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采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成之流，可謂死水，未可永昇同年而語也。

張龍公祠記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科。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

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且歸歸輒體寒而溼夫人驚問之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熙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旣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某。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馬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救療疾癘。驅攘螟蟲。開闢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簋其饌。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平格。平格一作愛民。民無傷農。民字

一本作元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刻秦篆記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琅琊臺。觀日出。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某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盧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助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秦太虛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事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于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

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獎諭勅記

勅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爲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牆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隄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爲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并有盜者三方。皆積化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

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干歸。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略。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已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霧。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鉞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皆篤於文。行廷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

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驅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其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祐十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攝牲難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焦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圯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好之。

遺愛亭記代集元脩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爲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擲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旣去。郡寺僧繼連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穀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穀記之。穀愚樸。羈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探道路之言。質之於子瞻。以爲之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睹中。其次在頰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摸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頰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一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魯公。不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熙寧手詔記

楊繪累奏罷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疎迹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爲。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卽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會。公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於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久冲。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謹按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爲小人所誣。故困於外。十有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卽起公。然知之未少衰也。使先帝尙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爲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責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某記。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既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旣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

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嘗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以照坵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與。蕭然是非。行住坐臥。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都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出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泥巢頂。霑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宜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惟寬捨。

醉鄉記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鳥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窅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迂伊。南嚮而望。不見醉鄉。武王氏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

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初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將遊焉。故爲之記。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縠。佚臥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纈。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旣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介爲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囂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予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淮陰侯廟記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汗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胯下。泊乎山鬼反壁。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剋。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津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曰。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柏。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着。無證無修。卽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爲真聞。亦不可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髣髴。況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旣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延隱之後。今屬南海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

益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益。益常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益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益遊。益以謂盡得我道。益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遊。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益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昶今爲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某記。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巖礮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巖絕。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朝。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某記。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筭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筭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

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尙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爲子姑。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箸篆字筆勢甚奇。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闊無恙。炳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卽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箒爲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託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豕宰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虛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爲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傳七首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都。愷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嬰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二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約所。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卻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此出袁郊所作甘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書以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爲刪改。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之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權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況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子雖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銜吾爲其非儕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於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恆山而望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某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於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苟起。子爲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爲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鎗。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謂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烏久居此爲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爲傳。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歛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

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巖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十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尙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札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歛之。祁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此。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

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起拜尙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爲。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黔歙間者。嗚呼。國旣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鑄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尙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

爲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淳。稍長去纓類。頤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閱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是非入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略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懷然。皆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愛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尙可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蓏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爲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爲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可不慎也。悲夫。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貴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羣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喟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剝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藩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略。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栢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吐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是羣臣皆伏。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爲穰侯。吉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姪。欲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遠。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爲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

業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行錄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嘗大貴嘉以阜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飢卿名但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礎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爲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訾之嘉亦訴於上上爲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此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尙書曰尙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

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於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疎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鬻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矣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推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推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推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職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溫陶君傳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既破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

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之爻。是謂師之革。䷌曰：生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輶之，坤以布之。釜以熟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樂之，以爲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爲心病。衆所說也。善執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疎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潞水湯先生游，既熟，遂陶而成之，爲人白皙而長，溫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於秦王，得與園田蔡甲、肥鄉羊爽、內黃韓音子俱召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昃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皆安在，何相見之晚耶？未見君子，怒如調飢，卿等之謂也。自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土，更上食。典御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疎，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毐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恚數日不食。中美賜爵徹侯，食溫定陶二縣，號溫陶君。中美旣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爲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旰，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說頗剛鯁，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單軫說上曰：爲其所傷矣。宜有以下之卽無患。因追其弟子已升、元華於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疎中美，不得爲尙食矣。中美曰：吾爲尙食，日夕自謂不素餐兮者，今吾與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或思我，彼將不盡矣。遂稱疾，以候就第。其後子孫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厲氏、索氏、石氏，爲四族云。

碑文二首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歲將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筐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餞。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遊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旣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三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

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王嘗賜以龍腦鉢。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祝文十九首

告文宣王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鉤用於一君。而爲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爲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聲非雷霆。瞽者可以使剔目。以駭視。聵者可以使抉耳。以聾驚。柰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形。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爲淮夷之蠙珠。或爲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曄曄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爲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爲山嶽之元靈。詭然如龍翔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某奉王命。俯臨邊城。畝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饗于克誠。

告顏子文

志不行於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于民。而能顯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絕世離倫。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門人益親。血食萬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

告五嶽文

相天以育物者。五方之帝也。配德以作鎮者。五嶽之神也。天爲眞君。帝爲眞宰。五嶽者。三公之象也。受朝寄。出守藩土。神不虐罰。民有豐歲。敢用告誠。以謝靈貺。

秋賽文二首

惟神聰明爲民依庇。宜秩典祀。欽奉靈祠。況農事之肇興。賴神靈之降宥。一邦蒙惠。已膺風雨之時。有嚴將享秋冬之報。

惟神光昭祀典。幽贊化功。享廟食以惟嚴。垂介福而無爽。屬茲豐歲。爰舉舊規。式陳燭潔之儀。冀報之慶。

杭州禱觀音祈晴文

三吳之災。連歲不稔。尙賴朝廷之澤。大分倉廩之陳。乃眷疲羸。僅免流殍。今者淫雨彌月。秋成半空。嗣歲之憂。將有流離之懼。我大菩薩行平等慈。觀此衆生。皆同赤子。反雨暘於指顧。化豐歉於斯須。等不德而召災。念斯民無辜而可憫。願興慈座。一拯含生。

謝觀音晴文

民無常心。固何知於帝力。天作淫雨。當有感於佛慈。慧光照臨。陰沴消復。拯農工於溝壑。寬吏責於某等。共銜不報之恩。願頌難名之德。恭馳梵宇。少薦微誠。

祈晴文

常平之政。觀歲美惡。操其贏虛。以馭農末。秋穀未登。已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斂其新。迨茲秋陽。載穫載春。陰雨害之。穡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廩。盍勅雨官。遽止其霖。既曠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溝壑。不顯大神。雨霽在予。匪民焉依。其忍弗圖。

謝晴文

天作淫雨。害于黍稷。蒙神之休。猶得中蒸。薄奠匪報。式昭厥誠。

祈雨文

六月不雨。乃時之常。或霖或霽。於稼則傷。稼將有秋。民飢所望。某也不德。守此一方。罪在守臣。無俾民殃。人不能神。易雨而暘。神其聽之。庶乎降康。

謝雨文

竊以農事告成。旱魃爲沴。溼罹焦爍之害。遂稽收刈之勤。自非降靈。大庇羣俗。以下膏澤之賜。庶有豐盈之期。實神助之使然。豈愚誠之能致。是用特臨神宇。再款眸容。輒傾涓潔之誠。仰答靈威之祐。

祈雪霧猪泉文

噫嘻我民。何辜于天。不水則旱。于今二年。天未悔禍。百日不雨。雪不斂塵。麥不蓋土。天子命我。禱于山川。側聞此山。神龍之淵。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雪盈尺。牲酒是酢。

祈雪文

水旱輒求。惟吏之羞。有求不倦。惟神之休。乙卯之雪。膚寸而已。如燔輿薪。救以勺水。嘉肴旨酒。既謝且祈。

願終其賜盈尺爲期

祭勾芒神文

夫帝出乎震神實輔之茲日立春農事之始將平秩於東作先恭授於人時乃出土牛以示早晚惟神其祐之春律既應農事將作爰出土牛以爲耕候維爾有神實左右之雨暘以時螟螣不作以克有年敢忘其報

祭佛陀波利文

積雪始消陰沴再作小民無辜弊于飢寒草木昆蟲悉罹其虐並走羣望祈而未報意雨霽有數非神得專惟我大士含法分無爲不入塵數願以大解脫力作不可思議事感此無生豁然開明盡二月晦雨雪不作大拯羸餓以發信根此大布施寶無限量惟大士念之

祭常山神文

吏實不德無以導迎順氣消復災沴惟神之求神亦閱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請靡所不答乃者有謁乎神卽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獨不生凡我吏民孰不歸德于神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繼百里之外蝻生如初豈神能變應於前不能應於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蓋吏不稱職政刑失中戾于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飢殍凋殘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矣神之聰明其忍以吏不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歟今夏麥垂登而秋穀將槁若時賜霈澤驅攘蟲災以完我西成之資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

祭泗洲塔文

淮南東西連歲不稔。士農皆病。公私並竭。重以浙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苗。以日爲歲。大麥已秀。小麥初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豐凶之決。近在旬日。某移牧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爲盜。吏職所憂。才短德薄。救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王。以解脫力行平等慈。噫。欠風雷。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尙於聽之。

某上承府檄。旁採民言。供奉安輿。願登法座。伏願江海貫潤。龍天會朝。布爲三日之霖。適副一邦之望。

禱龍水文

雲布多峰。日有焚空之勢。雨無破塊。人懷暘虐之憂。雖屢叩於明靈。終未懷於通感。府主舍人。存心爲國。俯念輿民。燃香竊以禱祈。對龍湫而壑望。伏願明靈敷感。使雨澤以旁滋。聖化荐臻。致田疇之益濟。

祈晴文

均糴之法。著于甲令。視歲豐凶。以馭重輕。歲且中熟。雨則害之。如此失時。公私交病。神食此上。民命係焉。無俾歉荒。以作神羞。

墓誌銘四首

李太師墓誌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學。忠信而文。則其成材。五季得之。崎嶇兵間。亦何所爲。世養于蒙。以待承平。允文太師。發跡于經。人知誦之。公蹈用之。其言皆經。其行中之。仁致麟鳳。自不覆巢。使公逢時。鳳鳴其郊。

公爲獄官。遇囚如子。視囚出入如己。生死以德報怨。世有或然。任其不叛。仁人所難。是心惟微。實聞于帝。無疆之休。以來本世。篤生三子。其幼益隆。如誼仲舒。烏陽是逢。始葬于魏。物不稱德。河流墓改。椁以冕服。公之令聞。追配太丘。子孫公卿。有進無羞。安安之原。太行之麓。有或兆之。匪筮匪卜。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頤。視如豚豨。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劉夫人墓誌銘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巖。大父大理寺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達。夫人年十七。歸于武功蘇才翁。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工部侍郎諱耆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關皆有盛名。蘇氏旣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重有識。素賢其子。自爲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夫人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至前者。旣愈。謂家人曰。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答也。子美聖關皆早世。夫人待二姪撫諸孤。恩禮甚厚。子美正獻杜公婿也。杜公聞而賢之。曰。可以爲女師。夫人旣老。二子涓澥。更守壽春。已而涓澥守襄陽。澥復按本道刑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涓澥平陽道京師。子注爲尙書郎。拜觀門外士大夫榮之。涓澥侍夫人至管城。以疾不起。注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涓不已。後涓四十五日。元豐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于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孝。

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輒慚而化。性不蓄財。浣衣菲食。以終其身。涓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以獻夫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尺以親疎。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爲送終具。甚備。至疾革。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後爲彭城縣太君。改仁壽縣太君。才翁旣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志。仕至尙書郎。贈光祿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涓朝奉大夫知潞州。涓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郎尙書司勳郎中。洞右贊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洎汝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蒙。次適承議郎郭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顏無爲軍判官。之閱早卒。之冉汝州梁縣尉。之孟之偃。之友之恂。之悌之邵。之楊之南。之烈之點。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七人。開憲潔商若赤。丑曾孫女五人。涓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於潤州丹塗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求乞銘。才翁於予爲從母子。而予娶於蘇氏。故知夫人爲詳。銘曰。

孝友慈儉。行爲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續不亂。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栖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基而夭。蓋常從比丘尼義冲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偈十二首

十二時中偈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迴。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頌云。
百衲油鎗裏。恁把心肝煤。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則未。似不唯遮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熱。
出甚叫做遮箇那箇。

無相庵偈

出庵見庵。入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起。非土非木。亦非虛空。求此圓相。了不可得。乃至無有。無有亦無。
是中有相。名大圓覺。是佛心也。是諸魔種。

送海印禪師偈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峨眉。往別太子少保趙公於三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某於齊安。亦求一偈。公
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某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迺知法界海惠。照了萬殊。大小從
橫。不相留礙。直從巴峽。逢僧晏。道到東坡。別紀公。當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請以此偈。附于三
詩之末。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伸杓報盡而止。止不先平。於以觀法。

觀藏眞畫布袋和尚像偈

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卻數珠好一覺睡。

木峯偈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木一峯供養乃

說偈曰

枵然無根生意永斷劫火洞然爲君作炭。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病是熱非虛方其熱時謂不復涼及其既涼熱復安在凡世寒熱更相顯見熱既無有涼從何立令我又復認此爲涼後日更涼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爲無爲有如此分別皆是衆生客塵浮想以此爲達無有是處使謂爲迷則又不可如火燒木從木生炭從炭生灰爲灰不已了無一物當以此偈更問子由僕在黃州戲書爲江夏李樂道持去後七年復相見京師出此書茫然如夢中語也元祐戊辰六年三月三日

佛心鑑偈

軾第三子過蓄烏銅鑑圓徑數寸光明洞澈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游登州延洪禪院院僧文泰方造釋迦文像乃捨爲佛心鑑且說偈云

鑒中面像熱時炎無我無造無受者心花發明照十方還度如是常沙衆眉山蘇軾元祐元年三月一日立石

戲答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恆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

養生偈

閑邪存誠。練氣養精。一存一明。一練一清。清明乃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服此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廓然。存之卓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無非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

送僧應託偈

蘇壽明巢穀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人也。會于黃岡。將之廬山。作偈送之。一般口眼。兩般腸肚。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王晉卿前生圖偈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邢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偈曰。

前夢後夢真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正好長松水石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箴一首

東交門箴

漢武帝爲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謂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而前更無譏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罔中。唱之以淫。實煩有從。帝于館陶。在齊文姜。矧董外人。干國亂常。旣不能戮。反以爲好。予飲于燕。宣室是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鬻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恣。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慚斯闔。黃也揚鱗。杜舉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蘇東坡奏議集

卷一

議學校貢舉狀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狀奏。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

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尙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麗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尙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勝。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勝取人。又豈足尙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

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

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以更索。惡其厚費。何如勿買。且內廷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剝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如此。而

況於吾徒哉。非惟損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鷓鴣。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鑲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盞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願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瀝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

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

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而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裘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璠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獨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旣且蠶。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

僨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

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下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兵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而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言。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

謂之戶必皆披貧不濟之人。家者自有贏餘。何至與言交易。此等輟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之餓。則均之鄰保。勢必有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方之民自足。無專討乞勺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貨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

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嬉。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於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郢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儉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

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僮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秦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蕩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畜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任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難。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

黃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尙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旣不肯以僥倖爲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豪釐。其間一事。罄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間。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

以清淨爲心。使秦無所縈。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惜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譴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

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哉。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動。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猶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特此而

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誣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晷。表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敕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忝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利。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澣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之。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讓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

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
綣。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
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効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
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
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
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
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
內則不敢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
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
而已。然士莫不悵悵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
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
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
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
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
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
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

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卷二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十一月。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蘇軾狀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前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

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譖時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卽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餼竭則鬻恥。唇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儻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 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

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畝。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與備候。洪須是檢行。種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卽根苗可檢。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爲盜矣。且天上無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卽乞將夏稅斛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權鹽。小民仰以爲生。近日臣僚上章。輒欲禁權。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元本兩路租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與販。朝廷本爲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銷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許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爲盜。惟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租額增二萬貫。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尙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

敕兩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大客。令上層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帶分減鹽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并元降勅勝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勝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舊來貧賤之民。近日飢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暇爲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藉大商輿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旣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租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爲此兩路飢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爲生。舉爲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爲此也。

一勸會諸處盜賊。太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挾恨報讎。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旣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

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懲。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勅雖不下。與行下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營餼糧而已。欲乞令後。盜賊賊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爲按問減等。其災傷地方。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爲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爲急。盜竊不已。必爲強劫。強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爲豪傑之資。而致勝廣之漸。而況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飢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上皇帝書

元豐元年十月。日。尙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册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

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壘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驍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櫺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滿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

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治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嗚呼。自鐵不北。行治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治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治治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治戶每治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郤刃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敵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脩。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

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脩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嘗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

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土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閎。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滑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乞醫療病囚狀

元豐二年正月 日尙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聞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之盛時。宣帝之善政也。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囚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檢視無他。故雖累百人不坐。其飲食失時。藥不當病而死者。何可勝數。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哀。其以輕罪繫而死者。與殺之何異。積其冤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是以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瘦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旁緣爲姦。檢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良可憫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爲今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內在獄病死及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卽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卽坐本官。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戶以上。卽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仰開封府及諸路提點刑獄。每至歲終。會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檢。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行之未及數年。而中外臣僚爭言其不便。至熙寧四年十月二日。中書劄子詳定。編勅所狀。令衆官參詳獄囚不因病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至非理慘虐。或謀害致死。自有逐一條貫。及至捕傷格鬪。實緣病死。則非獄官之

罪況有不幸遭遇瘴疫死者或衆而使獄官濫被黜罰未爲允當今請只行舊條外其上件獄囚病死條實更不行用奉聖旨依所申臣竊惟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乃陛下好生之德遠同漢宣方當推之無窮而郡縣俗吏不能深曉聖意因其小不通輒爲駁議有司不能修其缺通其礙乃舉而廢之豈不過甚矣哉臣愚以謂獄囚病死使獄官坐之誠爲未安何者獄囚死生非人所能必責吏以其所不能必吏且懼罪多方以求免囚中有疾則責保門留不復療治苟無親屬與雖有而在遠者其捐瘠致死者必甚在獄臣謹按周禮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臣愚欲乞軍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爲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傭錢以免役寬剩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鬪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爲上等失二爲中等失三爲下等失四以上爲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司者聽人給曆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關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寬剩役錢與坊場錢所在山積其費甚微而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善於此者矣獨有一弊若死者稍衆則所差衙前曹司醫人與獄子同情使囚詐稱疾病以張人數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令則獄官縣令無緣肯與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囚令獄官縣令且保明以申州委監醫官及本轄千繫官吏覺察如詐稱病獄官縣令皆科杖六十分故失爲公私罪伏望朝

廷詳酌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廳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袁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爲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人更差澄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卽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爲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分弱。以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登萊權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權鹽。旣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鹽稀少。因以爲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爲

生。大半去爲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權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卽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卽一二年間。舉爲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與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權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給田募役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狀奏。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爲名。實欲重斂。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不幸先帝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亦係官田。如退灘戶。絕沒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爲他用。故更相駁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正利。朝廷若依

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常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常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爲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爲姦。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暫出應役。一年半歲。卽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卽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業不離主。旣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爲之。充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旣欲盡罷寬剩錢。將來無繼。而繫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今擘畫。欲於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大半。農民完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以軀命賞官。且猶可募。則其餘色役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一頃。可募一散從官。則三千萬貫石。可以足用。謹具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 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

一 今來雖有一頃二頃爲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卽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獲稍

優。則其法豈久不壞。

一今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吏不任其責。繆悠滅裂。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浪。或多買瘠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略成倫理。一州既成倫理。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州縣大遠。即久遠難募。召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勝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內。仍及所定頃畝。或兩戶及三戶相近共及所定頃畝數目。亦可。即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小。即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即官吏並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勝召人投名應役。第二等已上人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第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等第不及。即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等兩戶。委保。如充役七年內逃亡。即勒元委保人承佃充役。

一每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方得支錢。仍不得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人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即須先勒本戶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一退攤戶絕沒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更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務令召募得行。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說。一謂召募不行。二謂欲留寬剩錢斛以備他用。臣請有以應之。富民之家。以三十二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同僕隸。今官以兩頃一頃良田。有稅無租。而人不應募。豈有此理。又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錢。本非經賦常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如火鑠薪。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爲田產。乃是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者。徒以能行文王之志也。昔蘇綽爲魏立征稅之法。號爲煩重。已而歎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其子威侍側。聞之。慨然以爲己任。及威事隋文帝。爲民部尚書。奏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威爲人臣。尙能成父之志。今給田募役。眞先帝本意。陛下當優爲武王周公之事。而況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足道哉。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詞頭奏狀六首

范子淵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少卿范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爲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爲脩堤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其罪甚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臣欲作責詞。又緣呂陶奏狀已進呈訖。別無行遣。其兗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卽非責降有罪去處。臣欲不爲責詞。又緣子淵無故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伏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吳荀

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十六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右臣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履之爲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窮姦積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沈起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敍朝散郎監獄廟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隙四夷。王詔以熙河

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坐受屠滅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爲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敍用天下傳誦以爲至當此乃先帝不刊之語非今日以卽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與彝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雖廢錮終身猶未塞責近者只因稍用劉彝起不自量輒敢披訴妄以罪覺併歸於彝攀援把持期於必得臣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而彝繼之法有首從而彝吏幹學術猶有可取如起人材猥下素行愾險慶州兵叛起守永興流言始聞被甲乘城驚動三輔幾致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爲笑知杭州日措置爲乖方致災傷之民死倍他郡與張覲等違法燕飲交歡靡所不至朝廷用彝既不允公議而況於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嶽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刊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誦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爲害不細伏望聖明深念先帝永不敍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十萬人性命之冤亦未可忽忘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爲起等輩乞敍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陳繹

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祿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吏房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取索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勘不盡至薄其罪外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別造紗木胎者貨易入己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盜賊一疋二丈合准

例除名縱男役將下禁軍織造坐褥不令赴教縱男與道士何德順游從釋曲庇何德順弟何進偷利金四百兩事不斷抽罰不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助教供給食錢以公使穀養白關係竊盜自首不盡賊罪杖其餘罪犯難以悉陳奉勅陳釋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略曰蔽罪至於除名論賊至於自盜臣等謹按釋資性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錄復典大邦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姦邪復用其漸可畏所有告命不敢依例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再詳陳釋元犯若依法斷自盜除名雖後來累該需恩登極大赦其敍法止於散官即與其他賊犯不同既以貸其除名今復與之大郡將使貪墨無恥復蠹克民非朝廷爲民設官慎選守長之意

張誠一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察使遙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客省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葬親母既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提舉宮觀已駭物聽況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諸市朝猶不爲過使誠無之亦當爲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不道非同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既體量未見歸着即合置司推鞠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據京西提刑司體量文字稱誠一取父排方屨腰帶緣葬埋歲久須令工匠重行裝釘是時誠一任密院副都承旨當直人從皆可考驗及慮棺柩內更有賊人盜不盡物爲誠一等私竊收藏其族人

當有知者。臣等欲乞詳酌。依上件事理根究施行。

李定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爲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卽止是身負大惡。今旣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卽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爲害不淺。兼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於禮自不當從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准律諸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非獨匿而不舉。又因人言。遂不認其所生。若舉輕明重。卽定所坐。難議於流二千里。已下定斷。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奏。臣近奏爲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聖旨。依所乞。今來給事中胡宗愈卻封還上件聖旨。切緣聖旨。本緣臣自知偏執。乞罷卽非朝廷以臣異議罷臣。胡宗愈不知誤有論奏。重念臣前來議論。委是疎闊。又況衙前招之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旣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取進止。

申省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五月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申右軾近奏言招差衙前利害蓋緣所見偏執是致所議不同理當黜責若朝廷察其愚忠非是固立異論卽乞早賜罷免詳定役法差遣所貴議論歸一謹具申三省伏候指揮

薦朱長文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脩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調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貼黃伏乞特賜檢會新除楚州州學教授徐積體例施行

論椿管坊場役錢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應坊場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一處椿管通謂之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接送雇人及應緣衙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卽申本路於別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卽申戶部於別路移用如府

縣卽縣申提點司。提點司申戶部。其有餘去處不得爲見有餘。分外支破。其不足去處亦不得爲見不足。將合招募人卻行差撥。乞詳酌指揮。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勘會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爲重。賦稅難催處。以戶長爲重。士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爲重。難以限定等第。一概立法。今來若是衙前召募得足。卽須將以次重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立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將最重役。從上差撥。乞詳酌指揮。

議富弼配享狀

元祐元年六月空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永李常韓忠彥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佃傅堯俞趙瞻趙彥若崔合符王克臣謝景溫胡宗愈孫覺范百祿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近准勅節文中書省尙書省送禮部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祔廟。後降勅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有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以上。及祕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奉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歷選勳德。實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諡文忠富弼。秉心直諫。操術閑遠。擬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

沒不忘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爲宜稱。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六月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右臣先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執政不以爲然。臣等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聖旨不許。經今月餘。前所論奏。並不蒙施行。而臣愚憊。終執所見。近又竊見吏部尚書孫永奏。駁臣所論。蓋是臣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議。若不罷免。卽執政所欲立法。無緣得成。況今來季限已滿。諸路立法文字。節次到局。全藉通曉協同之人。共力裁定。如臣乖異。必害成法。乞早賜指揮罷免。所有臣固違聖旨之罪。亦乞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乞不定奪役法議狀

元祐元年七月空日。朝奉郎中書舍人蘇軾狀申。軾近奏乞罷詳定役法。已奉聖旨依奏。竊見孫給事奏繳前件聖旨。乞取孫尚書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須至申乞指揮。右軾前後所論役法事。軾已自知疎繆。決難施行。所有是否。更無可定奪。只乞依前降指揮行下。軾自今日已後。更不敢赴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施行。謹具申中書省。伏候指揮。

乞留劉攽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狀奏。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瘡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強。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

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育未成。如放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爲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放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俟誅譴。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者。右臣竊惟七十致仕。古今通議。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爲禮義廉恥之風。若起之於旣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卽須朝廷有非常之政。而其人。有絕俗之資。才望旣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彥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才之流。亦塵盛德之舉。如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上。幸其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准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爲情愿。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割。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

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將爲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鈔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況二聖恭己。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紓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以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旣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卽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月二日。指揮猶許人戶情願請領。未免於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

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爲帑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爲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斂。以贍其乏。古之通議。民不以爲非。豈可遽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蓋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況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欠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譎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力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係。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爲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爲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爲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旣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況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已賊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

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略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學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修六也。與十科爲七七。事輕重略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勅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爲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冒昧陳列。戰越待罪。取進止。

論冗官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恩流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爲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舊只行下項

一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策論如係武官卽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內已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二十五已上亦許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運司試弓馬者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

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內中數目立爲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內人數卽等第推恩並許出官此係額外卽並與一不出官名銜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案文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滯留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閑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學人自得出官若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爲白丁亦無所恨如有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取進止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又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己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

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感。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意。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

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卽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卽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卽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皇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略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

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二事區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縷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前連元豐八年十二月奏狀

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草此奏狀而未

果上近因論事已具奏聞其略切謂今日尙可推行輒備錄前狀繳連申奏臣前來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純粹令臣發之已當繼之已而聞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臣所不及若朝廷審詳此狀可以施行卽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取進止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元祐二年二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被旨撰太皇太后將來只於崇政殿受冊手詔臣愚亦恐有是非昔之嫌故其略云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所以推廣聖明謙抑退託之意言此文德受冊之禮於今爲過於昔爲稱也不悟文詞鄙淺未盡聖意致煩改定謹按故事凡詞命有所改易爲不稱職皆當罷去伏望聖慈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任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錄用鄭俠王旂狀

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祕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爲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爲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于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

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則有識必爲朝廷興失士之歎。至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爲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識其少子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及考察旂行實。與俠並賜錄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薦布衣陳師道狀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獎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留顧臨狀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李常王存鄧溫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輔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略司奏。生擒西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棋不輟。曰。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亦絕。虜中正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

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氈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廊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

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媿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卻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卻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一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令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新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鬪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卽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主。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吏民。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以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期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勅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讎。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讎。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

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諭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一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讎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讎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爲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詬。以就

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己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己。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蕃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卽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辨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爲所質。勢未能動。而心倖斂。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斂。等合而討阿里骨。納趙純忠。卽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卽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旣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攽狀奏。准元祐二年十月十一日尙書省劄子。節文。臣寮上言。近聞兵部郎中葉祖洽改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封駁。以爲不當。兼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訛及宗廟之語。臣愚今詳君錫所駁。極爲未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卽無譏訛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訛也。伏望陛下令君錫條具祖洽譏訛之言。下近臣參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謀議之臣。悉心不回。毋悼後害。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

者。右臣等竊謂先帝親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無所回忌。士之論事。必欲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義難隱諱。但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爲進退。不可一一指爲謗訕。取到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略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爲少。又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爲明備。縱使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便欲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詳此顯是祖洽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葉祖洽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今據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別狀奏陳。更不連書。又貼黃葉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曾奏乞行黜落。今已具事實。別狀奏聞去訖。

又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聖旨。參定葉祖洽所試策。臣已與劉攽等定奪奏聞去訖。臣今看詳元降臣寮上言。有云。凡在朝廷大臣。率多當時考試之官。信有此語。安敢擢在第一。臣等今來定奪。得葉祖洽顯是學術淺暗。議論乖繆。緣祖洽及第時。臣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爲第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爲第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兼據祖洽元試策卷子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度。因循苟簡。而不舉者。誠爲不少。今來祖洽上章自辯。卻減落上件言語。只云。祖宗已來。至於今。紀綱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舉之處。顯見祖洽心知苟簡之語爲不可。故行減落。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劄子

元祐三年正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二分到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至時若隔下三五百人。趁時不及。卽恐孤寒舉人。轉見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更展半月。方始差官。仍令禮部疾速雕印。出榜曉示。旁近州郡。但未試以前到者。並許投保引試。若慮放榜遲延。恐趁三月內不及。卽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人。卻促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見自來御試差官。分爲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限既迫。考官又少。以此多不暇精詳。又緣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據謄錄所關到卷子三十五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爲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爲一處。通用日限。候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所以分考官爲四處者。蓋是當時未有封彌謄錄。故須分別。以防弊倖。今來既有封彌謄錄。縱欲循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煖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躬。渙汗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卽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殄。常寒爲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慙。不識忌諱。試論其近似。

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爲不可改。慮或慮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廉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今不欲輕變。兼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若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手分須。至轉雇慣習人。尤爲患苦。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雖責躬肆眚。徹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爲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卽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卽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栗待罪之至。取進止。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替

元祐三年二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鄭永崇領戒到進士王太初王博雅。稱是傳義問得舉人。各稱被巡鋪官誣執。尋令巡鋪官宣德郎王厚將

逐人卷子與茲官點對得逐人試卷內有一十九字同。卽不成片段。本院檢准條貫。惟經學不許傳義口授者同。至於進士。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今來逐人試卷。點對得只有一十九字偶同。別無違礙。顯是巡鋪官鄭永崇舉覺不當。兼兩日內巡鋪內臣。屢將曖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人。本院未敢施行。見奏取旨。及有巡鋪所手分楊觀作過。本院依法區分其巡鋪內臣。並來簾前告屬。堅要放免。本院亦不敢依隨。以此挾恨羅織。舉人必欲求勝。今來進士尙有兩甲諸利。尙有一十五場。未曾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內臣挾情羅織。卽舉人無由存濟。欲望聖慈。速賜指揮。或且勾回石君。召鄭永崇兩人。卻差曉事。使臣交替。所貴不致非理生事。取進止。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

元祐三年二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並令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詳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慥。乃敢號令衆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燦等

元祐三年二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

領到進士盧君脩王燦稱是傳義卻問得舉人稱是盧君脩來就王燦問道不知耿鄂之洪烈爲復是洪烈爲復是洪烈其王燦別無應對當院看詳若將問字使作傳義未爲允當已一面且令逐人就試乞早降指揮合與不合一例考校取進止

論特奏名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爲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爲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住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尙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廷已行卽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爲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八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卽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

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擢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卽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旣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貼黃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問日月遠近准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以訪問以爲授官之後卽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千又旣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恠無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謂朝廷待士之意本於禮義而輔以文法雖有懷挾傳義之禁然事皆付之主司終不以此多辱士類虧損國體近年緣練亨父爲試官非理凌忽舉人遂致喧競因此多差巡鋪兵士南省至一百人訶察嚴細如防盜賊而恩賞至重官員使臣減年磨勘指射差遣諸色人支錢多至六百貫若非理羅織卻無指定深重刑名緣此小人貪功希賞搜探懷袖衆證以成其罪其間不免冤濫近者內臣石君召鄭永崇陳慥非理搜捕臣等已具論奏尋蒙朝廷取開行遣訖欲乞下有司立法裁減重賞及減定巡鋪兵士人數如非理羅織

舉人卽重行責罰以稱朝廷待士之意取進止

乞不分經取士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條貫分經取士既於逐經中紐定分數取人或一經中合格者少卽取詞理淺謬卷子以足其數如合格者多則雖優長亦須落下顯是弊法將來兼用詩賦不專經義欲乞今後更不分經專以工拙爲去取取進止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奏爲將來科場既復詩賦乞更不分經取人已奉聖旨依奏今來卻見禮部新立條貫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三員者以二員經義一員詞賦兩員者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義策論通考舉人尙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爲二甚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須自聲律變爲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爲創立此條使一試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來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爲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舉人聞之必興詞訟爲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詩

賦之人爲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詩賦等是文詞。而議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取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御試放榜日。館職皆在殿上。祇候。乃是祖宗舊法。以彰王國多士之美。熙寧中。因閣門偶失檢舉。不令上殿。自此遂爲定制。欲乞檢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取進止。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祇候放榜。伏見舉人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第。又有犯眞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錄。而陛下親發德音。以謂此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已而又有犯僖宗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首欣服。臣與同列退相告語。非獨以見聖人卑躬尊祖之意。亦足以知陛下嚴於取士之法。不好小惠以求虛名。臣備位禁近。固當推廣聖意。將順其美。而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畫一如左。

一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少。旣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

中始盡賜出身。然猶不取雜犯。而近歲流弊之極。雜犯亦或收錄。遂使過省舉人。俱同及第。名譽亦玷。科舉恩澤既濫。名器自輕。非祖宗本意也。自來過省舉人。限年累舉。積日持久。方該特奏名恩。今來一次過省。殿試不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義也。伏乞下省司立法。將來殿試。除放合格人外。其餘並皆黜落。或乞以分數立額取人。所貴上無姑息。下絕僥倖之心。如聞已有去取二分。指揮然有法不行。與無法同。如已有法。即乞申明。仍善喻天下。將來殿試依法去取。

一自來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唱名近下者。或有旨升一甲。然皆出自聖意。初無著令。今者南省十人已上。及別試第一人。國學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士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竊謂累奏舉名。已是濫恩。而經明行脩。尤是弊法。其間權勢請託。無所不有。侵奪解額。崇獎虛名。有何功能。復令升甲。人主所以礪世磨鈍。正在科舉等級。升降榮辱之間。今乃輕以與人。不復愛惜。臣所未喻。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議前件。著令乞賜刊削。今後殿試唱名。除南省逐場第一人。臨時取旨外。其餘更不升甲。所貴進退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修一科。亦乞詳議。早行廢罷。

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同入劄子。論特奏名人。恩澤太濫。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降付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法。應特奏名人。授文學長史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保出官。

一伏見近日禮部立法。今後科場差試官三人者。一人詩賦。二人經義。差兩人者。詩賦經義各一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差試官。務在選擇能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

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正用本科，不免錯繆。須自聲律變爲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詩賦策論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言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爲生出此條。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今後每一試院分兩頭項試官，問經義者則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則貴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可疑。自此科場日有詞訟爲害不小，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旣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詩賦之人爲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場屋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

右取進止。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爲學士後，便爲朱光庭、王岩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致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惟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願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

上違恩旨欲默而不乞則是與臺諫爲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伏念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得歸丘壑以養餘年其甘如齋今旣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差遣如祕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取進止

卷五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僞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則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爲美雖

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問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 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讐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爲。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旣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

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涇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爲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爲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卽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爲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卽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爲怪。當使離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期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旣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爲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旣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實訓。及雍熙淳化

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羣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爲福。故宋景文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爲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卻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臬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臬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刑體，以爲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

監司不問。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男女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爲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頹弛。媮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爲仁乎。大抵爲國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村。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爲然。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員。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爲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已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略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牒北外監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便令計直。今來欲興脩四十五處。已壞堤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費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

後歸罪他人。其爲欺罔。實駭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爲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脩。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與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爲學士。日有脩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爲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爲耳目。請問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爲身謀。謹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懷待罪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爲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

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列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彙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市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概。爲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概體重。而概附會隱庇。臣弟轍爲諫官。劾奏其事。玠概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臣所薦。士例加誣。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覲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隣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橈椎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

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爲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刎。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正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難。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特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爲天下笑。臣今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讖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日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卽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貼黃。郭概人材凡猥。衆所共知。既以附會小人得罪。近復擢爲監司者。蓋畏挺之口。欲以苟悅其意。正如向時王岩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荀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爲諫議。天下知其爲岩叟也。

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庭堅歐陽棊十科人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以爲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純仁皆咨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

又貼黃。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奏陳耳。又貼黃。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卽乞付外勅實其事。顯加黜責。若以爲然。卽乞留中省覽。臣當別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詔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彊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爲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爲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爲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

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爲離間哉。況鞏此議。執政多以爲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會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何名諂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貼黃。臣曾親聞司馬光稱鞏忠義。及見光親書簡帖與鞏。往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稱鞏之賢。真迹見在。

論周穉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勅舉學官。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穉。蒙朝廷差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穉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請疏遠小臣。各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

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爲至當。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此人以汙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奸。其罪愈大。謹自劾以待罪。伏望聖慈。特勅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賜責降。以儆在位。取進止。

又

元祐三年十二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種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指揮。切以爲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爲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爲毒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遊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域。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麾而卻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況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復。呂惠卿。觀

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領。以爲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管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汙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爲脩城之漸。其策既行。遂唱言於衆。欲次復用臣茶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既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部。舉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犯御名。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今周穉。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啓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謂說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今穉。蟻蝨小臣。而敢爲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尙在此。鼠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爲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眞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穉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穉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得暗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恥。若撻於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慙。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周穉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忽猖狂。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穉豈敢出

位犯分以搖天聽乎。此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實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滅芻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實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蹏踖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實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於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猶虛。可以

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請此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薦何宗元十議狀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朝廷近制川峽四路員缺並歸吏部注擬臣竊原聖意蓋爲蜀道險遠人材衆多若就本路差除則士皆懷土重遷老死鄉邑可用之人朝廷莫得而器使也士雖在遠亦識此意聞命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之心然法行數年未見朝廷非次擢用一人此乃如臣等輩不舉所聞之過也伏見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飾學古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詞雅健議論審當臣愚不肖謂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寫十議上進伏望聖慈降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乞隨才錄用非獨以廣育材之道亦以慰答遠方多士求用之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先帝見其所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爲武吏又其他文章

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論行遣蔡確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僚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謗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爲人。今來非敢爲確開說，但以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爲，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爲侍從，合具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謗怨之言，亦於仁政不爲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勅，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爲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榜朝堂。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爲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儻誅殛，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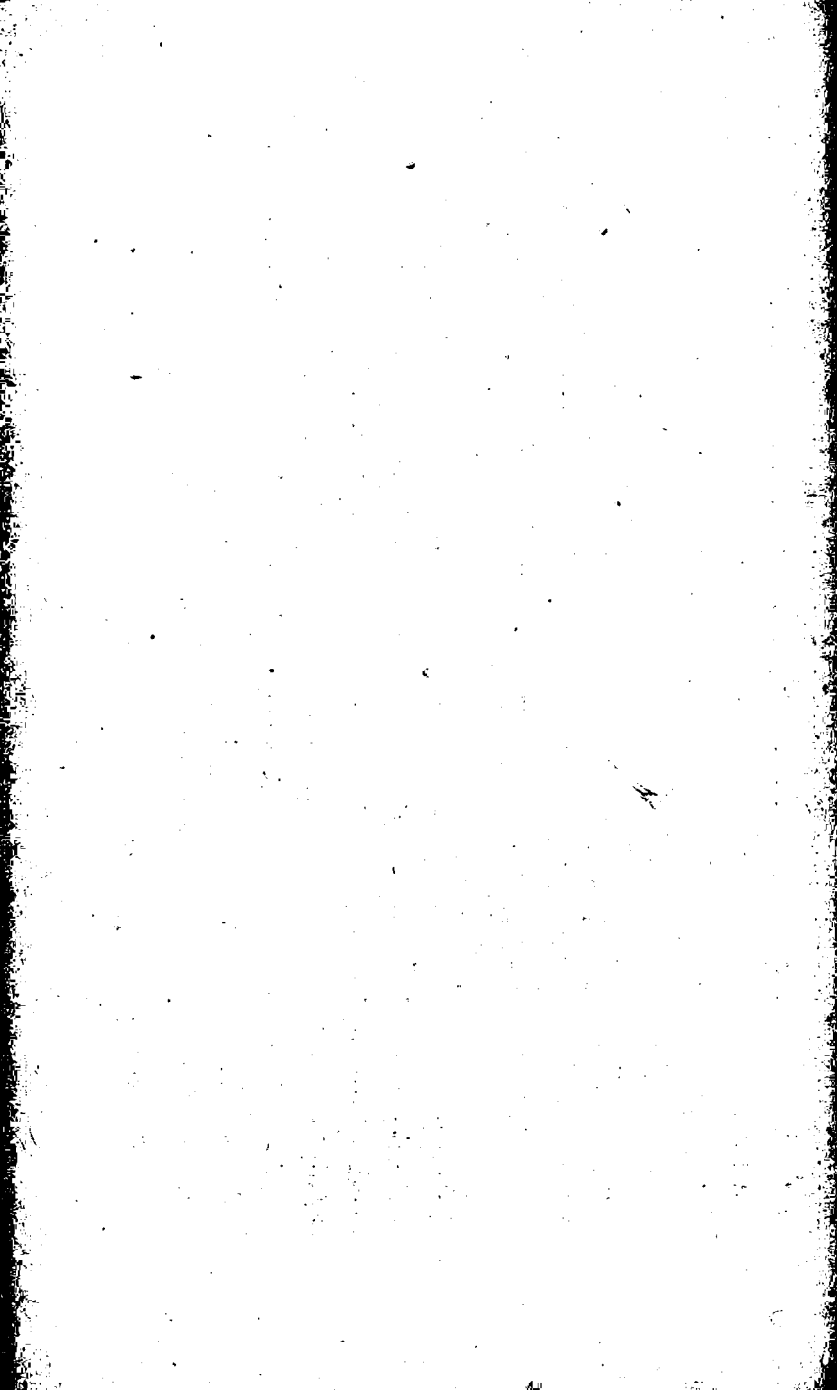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本畏滿盈，力求閑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

但竊不平。數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惡，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禮，以小臣而爲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搆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旣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眞妄自見，讒構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旣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爲辨明，則小人習知其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爲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爲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讒，聖明在上，瘖鳴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意切言盡，伏候誅殛，取進止。

貼黃：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虛實，但以議及聖明，故不得不辨。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貼黃：臣今方遠去闕庭，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蘇東坡奏議集

卷六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尊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會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卽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爲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旣已捐利與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復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爲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侍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五十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官本六十一貫五百一

十二文伏乞詳酌施行

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剝日以滋多去年估剝至九十餘貫元納專典枷鎖鞭撻典賣竭產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卽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理喻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姦之人爲首糾率密行緝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戶顏巽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拊撮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噉奔走前去臣卽時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戶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爲本家有和買紬絹共三十七疋章等爲見遞年例只是將輕疎糊藥紬絹納官今年本州爲綱運估剝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疎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卽須拊撮專揀扇搖衆人叫噉投州嚇脅官吏令只依遞年受納不堪紬絹尋將買到輕疎糊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衆人亦有似此輕疎短絹多被揀

退尋拊撮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拊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兩手擡起。喚衆戶扇搖叫噉。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噉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異之子。顏先充書手。因受賊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倖計構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爲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姦凶。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益顏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旣已依法決訖。臣獨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下本路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元納專副。不至破家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剝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左藏庫。方見估剝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廡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爲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旣無力修換。又不

忍拆爲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爲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墮壞。須至脩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脩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剗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擗。使爲小屋。若頓行毀拆。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美事。竊謂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卹遠方。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驅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頽牆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卽脩完。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脩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兼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旣等一百

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尙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爲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爲恥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尙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爲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郡下見大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爲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爲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漑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類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彊。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淮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顯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費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費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梨。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費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闍梨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下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職者甚衆訪聞徐職先受高麗饋物於杭州彫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舶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姦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職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姦民猾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費金塔祝壽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一高麗僧壽介賈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闍梨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不差人船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免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勸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斛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飢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歲之熟。指秋爲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飢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准備外。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額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剗刷變轉不行。官吏急於趁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欠負。鉗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飢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爲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未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貴糴。以此斛斛湧貴。小民乏食。欲望聖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寧中飢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上供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爲見明年。旣得寬減。僥倖替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具所簇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及省倉軍糧。又糴封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趁辦。爭奪相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勸會。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卽令提轉疾速。契勸逐州。如省倉不

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外更不得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綵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千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紬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姦民結爲羣黨與販私鹽急則爲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爲仁政然結集與販猶未甚衰深恐飢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愈衆或爲深患欲乞朝廷指揮應盜賊情理重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姦惡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飢饉是時米斛二百人死太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斛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上人戶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穀帛愈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爲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第二等戶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絕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上戶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陪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爲游手聚爲盜賊當時議者亦欲

蠲免此等。而戶數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戶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爲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閑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爲蠶食。其費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一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等人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合役空闕人戶。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爲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爲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戶之勞。法不簡徑。使姦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富實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最爲貧薄。反不得雇。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人戶。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第二等人戶。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戶數猥多。以此漲起。人戶皆及三番。然第三等戶。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闕未及三年。卽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既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比於前來三番之法。尤爲不通。前史稱蕭何爲法。構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別白遵守。然後爲不刊之法也。臣身爲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件條貫。不使事

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僅及一年諸州路軍尙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役年滿衙前雖依舊支與支酬勅令在役然非鄉戶情願充應若後更無人願募卽鄉戶衙前卒無替期乃是勅令長名祇應顯於人情未便今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卽全行支給却罷差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戶依條理當本戶差役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卽許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並仰逐處監司相度見役衙前如有虛占窠名可以省併出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錢數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臣今看詳前件勅條深爲未便凡長名衙前所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虧少故也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常抑勒差充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人如李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使至輒以減刻爲功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削多是不支月給以故招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歲免役錢二十千許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則是應募日增六色錢日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此二十千卽六色錢存者無幾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放則均是投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朝廷旣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足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色人戶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戶抵賴不還

或將諸物高價准折。訟之於官。經涉歲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十千。朝請暮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件勅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則姦民觀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雖巧作名目。其實一般。大抵支錢既足。萬無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前。無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前。須管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卽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今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卽與本路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保明聞奏。若限滿無故。招募不足。卽取勘干繫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天下必無闕額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未必人人歲添二十千。兼止用坊場河渡錢。非如今法計會。放免僱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鄉差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放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召募。不若約空閑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重。雇募役人。顯見均當。兼可以將寬剩役錢。裁減無丁及女戶所出錢數。欲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卽據未及之戶。以助役錢支募。候有戶罷支。已募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差罷。今後遇有支遣。難此。及以一路助役錢。除依條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先降雇募州役。及分番指揮。更不許。臣今看詳諸役。以二年爲一番。向來指揮。如空閑人戶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聖恩本欲百姓空閑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吏民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戶。方苦差役。正望朝廷。別加寬恤。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來差役。

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言，布聞遠邇深爲可惜。雖云量留一分，准備外據餘剩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行裁減，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爲此名，以濟其說。臣請爲朝廷詰之。人戶差役年月人人不同，本縣有戶無戶日日不同，加以稅產開收，丁口進退，雖有聖智莫能前知。當雇當差臨事乃定，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年合用錢數，見得寬剩便行減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而已。若今來寬剩已行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却增，增減紛然，簿書淆亂，百弊橫生，有不可勝言者矣。方今中等人戶正以應役爲苦，而六色人戶猶以出錢爲樂。苦者更減三年，樂者又行減放，其理安在。大抵六色錢本緣免役，理當盡用雇人，除量留准備外一文不合椿留。然後事簡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周慮。蓋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戶太優，與六色人戶相形反爲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常椿留一年准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錢，其二年錢椿留准備用，及約度諸般合用錢，謂如官吏請雇人錢之類外，其餘委自提刑轉運與守令商議，將逐州逐縣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行，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

貼黃：若行此法，今後空閑三年人戶，官吏隱庇不差，卻行雇募，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好訟之人，誰肯告訴。若有本等已上閑及三年未委專以空閑先後爲斷，爲復參用物力高下定差，既無果決

條貫今後詞訟必多。

右謹件如前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臣在外服。目所親見。正爲此數事耳。伏望聖慈與執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納之吝。必無成議。日復一日。農民凋弊。所憂不小。臣于犯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己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思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俟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等院。既是私衷捨施僧院。卽朝廷難爲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怨望。伏望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答不奉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浙官私。遍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顏人。賣持

淨源真影舍利。隨舶松過海。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浙官私。遍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顏人。賣持

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姦猾。自圖厚利。爲國生事。深爲不可。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爲泉州商客徐戩帶領高麗國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等到來杭州。致祭亡僧淨源。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奏。已准朝旨許令壽介等致祭亡僧淨源畢。差人船送到明州。附因便海舶歸國。如淨源徒弟願與回贈物色。卽量度回贈。本州已依准指揮許令壽介等致祭淨源了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介等收受。所有帶到金塔二所。據壽介等令監伴職員前來告臣云。恐帶回本國得罪不輕。臣已依元奏詞語判狀付逐僧執歸本國照會。及本州卽時差撥人船乘載壽介等。亦將米麵蠟燭之類。隨宜餽送。逐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竊恐久滯。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等到來年卒無因便船舶。卽一面草奏乞發往泉州附船歸國外。須至奏聞者。

右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勘。依此施行。所貴不至住滯。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科出糶濟飢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勻兌撥。除本州倚郭略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上供米二十萬石。

於本路出糶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陸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六萬餘石。越陸州米尙不了。兌充軍糧更無緣出賣。此外縣出糶實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未登。糶場不繼。卽民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臣勸會諸州例皆闕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刑司。必是無處擘畫。那移應副。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廡宇。未蒙施行。臣於十二月未曾作書與太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八人。乞早奏陳。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斛。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其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廡宇。庶幾先濟飢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免干冒朝廷。上瀆聖聽。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溫叟牒。杭州准尙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勅。勸會兩浙淮南路。見係災傷。民間穀價湧貴。雖已降指揮減撥上供斛斛出糶。及依條賑恤外。切慮所用斛斛數多。不能周足。牒奉勅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召人入納斛斛。或見錢。糶入官司封樁。及諸色斛斛。添助賑濟。

支用者。省部今依准勅命指揮。出給到空名度牒三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者。符當司主者候到。一依前項勅命指揮。及照會元祐勅令。疾速施行。仍關提刑鈐轄司。及合屬去處。不管稍有違誤者。當司契勘。杭越蘇湖常秀潤衢婺台等州。災傷放稅。除衢州放稅。只及二釐。不至災傷。更不撥外。今將杭越等九州放稅錢數。衰紐。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遣數內。杭州三十道者。臣看詳上件勅旨。爲兩浙淮南路災傷。各出給空名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勅旨。卽合與提刑及浙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擘。仍須參州郡大小。戶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依公分擘。今來轉運使葉溫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在路受得上件勅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計會提刑及兩路鈐轄司。亦不與轉運判官張璠商議。便一面擅行分擘。內杭州只得三十道。切緣杭州城內生齒。不可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裏外九縣主客戶口。共三十餘萬。今來檢放水旱。雖只計一分六釐。又緣杭州自來土產米穀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州般運斛斛接濟。若數州不熟。卽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免爲飢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斛九十足錢。近歲浙中難得見錢。每斛九十便比熙寧以前百四五十。因糴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爭糴方免餓殍。今來聖恩憂恤一路。委自提轉及兩路鈐轄司分擘度牒。而溫叟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三十道。內潤州人戶比杭州十分纔及一二。卻分得一百道。其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致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不知自是溫叟公違勅旨。任情分擘。須至奏陳者。右臣先於二月四日。奏爲杭州諸縣出糴官米。自二月至六月終。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召人入中米。外縣吏民日夜企望朝廷施行。雖大旱望雨。執熱思濯。未喻其急。度奏狀未到間。已蒙朝廷

施行。乃是聖明洞照數千里外事。有如目覩。今乃爲轉運使葉溫叟。自出私意。多少任情。以杭州衆大。甲於兩路。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莫曉其意。臣竊原聖意。蓋謂提刑專主賑濟。鈐轄司專管災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今溫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直自一面任意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轄司。臣忝爲侍從。出使一路。溫叟似此凌蔑肆行。臣若不言。必無人更敢論列。況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場糶米。糶者如雲。雖寄居待闕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來驕奢。本以糶官米爲恥。若非飢急。豈肯來糶。此皆溫叟與諸監司所共目覩。今來只分三十道。深駭物聽。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賈富民。爲之奔走。洶動。而溫叟一面任意分擘。更不計會逐司。豈得穩便。兼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稅賦。多有不實不盡。只如蘇州積水瀾望。衆所共見。今來放稅分數。反不及潤州。蓋是檢放官吏。觀望漕司意指。及各隨本州長吏用意厚薄。未必皆是。的實。今來溫叟專用放稅分數爲斷。深爲未允。縱使檢放得實。而州郡大小戶口多寡不同。亦合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相度分擘。方得允當。今來但係溫叟所定。賑濟州郡。卽多得度牒。應係別人地分。例皆靳惜不與。顯見全然不公。臣已牒轉運司請細詳上件朝旨。計會提刑鈐轄司。依公分擘去訖。深慮溫叟未肯聽從。縱肯聽從。不過量添三二十道。亦是支用不足。伏望聖慈體念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本乞度牒二百道。方稍足用。今來不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況其餘州軍。元無奏請闕米去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伏乞早賜指揮。所貴災傷之民。均受聖澤。不至以一失私意。專制多少。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點黃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來轉運使只與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闕米。顯是常平糶。

米足用。今來卻與一百道。深駭物聽。乞朝廷詳酌。諸州元無奏請。闕米去處。若依臣所奏。分與一百五十道。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五十道。猶未足用。乞自聖旨分擘施行。若只下本路。其轉運使葉溫叟。必是遂非。不肯應副。

卷七

乞開杭州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敗。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己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壅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雪駢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

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坦壘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灌十五頃。每一伏時。可灌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萎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入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尙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

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尙存太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較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勸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廣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爲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浙

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輿功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若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後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闔閭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據柵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旣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土役旣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籍圍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

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汎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爲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壘泥沙。不過三五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旣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旣清澈。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亦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壅塞。昔之水面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滯畜。流溢害田。而早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略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坊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尙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剗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功。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遽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卻之。令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

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閘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閘搔擾之患。而茅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自來潮水入茅山鹽橋二河。只淤填十里。自十里以外不曾開淘。此已然之明效也。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茆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一暗門外。一暗門一。一湧金門外。水關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窰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關一所。一菩提寺前。一暗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爲斯溝二十六丈。以東達於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於貓兒橋河口。自貓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於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湖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閘闌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澆灌。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僕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

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照寧中知州陳襄與軾同擘畫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壞。軾令改作瓦筒。又以磚石培壘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爲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壅塞幾半。水石日減。菱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爲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飢民。消折之餘。尙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略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爲急。然皆用工減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菱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滂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爲菱蕩。永無菱草壅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卽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菱葑。卽許人剗賃。但使人戶常憂刻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每功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爲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飢民。與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足雇一強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強壯。然難食之。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歸於賑濟也。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稟。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功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鈴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得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舡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閘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湖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壅塞開洶搔擾之患爲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爲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鈴轄司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卻開鈴轄司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刻爲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具載闊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卻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率經州乞據逐人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爲椿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戶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菱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戶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鬻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爲疆界緣此即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爲四至不得以鬻葑爲界如違亦許人割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爲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卽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爲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卽許人刻賃，其刻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麻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衙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纔有菱葑，卽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菱葑不切除治，卽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遺闕。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勸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奏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飢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

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斛貯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路轉運提刑亦未嘗
熟別無流民。是致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別時支用。都省更不奏稟聖旨。便行下本路提
刑司依戶部所申施行。臣勘會自來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卽無似此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
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去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瘡痍。而況春夏之交。稻
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何見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小臣無意卹民。專務獻諂。而戶部都省樂聞
其言。卽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百姓聞之。皆謂朝廷不惜飢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爲惠
不終。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膏反汗。虧汗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
昧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出。只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一
依前降聖旨。盡用賑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惠。亦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湖葑田。仍以一面指揮本州將前來度牒。變轉賑濟外。
所餘錢米。召募艱食之民。興功開淘。今來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踊躍從事。農工父老無不感悅。忽
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更不敢支動。吏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乞出自聖意。指揮三省
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忤執政。下忤戶部監司。伏望聖慈
愍臣孤忠。不避仇怨。特乞留中不出。以全臣子。

應詔論四事狀

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者伏觀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詔兩道。其略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尙多。上下厄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曰。嗚呼。陛下卽位改元。於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己。而臣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免使君父數出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智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飢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斂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勅節文。應見欠市易人戶。藉納拘收產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別無失陷。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獨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戶。合該上項勅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尙書戶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卽以所估高價籍定者。謂之籍納。惟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契勘。遂無一戶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謹然出訴於庭。以謂某等自失業已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昭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者有司訟文生意。又復壅隔。雖有惠澤。蓋與無同。臣卽看詳元

初立法本爲興置市易已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他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逋欠愈多科決監錮以逮妻孥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賞巧爲文詞致許人戶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息罰召人添價收買方人戶在係纍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產業田土豈復自能爲主檢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既納皆是折還欠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聖恩寬大特爲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閔妄意分別若果如申明卽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憂恤元初特頑狡獪與官爲競之民却被惠澤事理如此豈不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綏養窮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勅人戶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產折納在官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別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會分別折納籍納以此相明顯無可疑自是蘇州官吏巧薄以刻爲忠曲有申明而戶部吝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所貴失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勅尙書戶部狀據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後來至元豐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攤等人陪填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今送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乞除放等事本部勘當欲並依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連狀奉聖旨依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鹽錢前後官司催納僅及六年催到貫萬不少今來所

欠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及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奏今准省符前項指揮請詳朝旨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四百四十五戶自承朝旨已來迨今首尾五年纔放得二十三戶臣竊怪之以謂東南鹽法久爲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流衍散漫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人不堪命故詔令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之疾苦依然尙在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蓋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爲姦以市賄賂故久而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後官司催納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人既以累經赦恩比類市易只乞與納官本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聖旨施行卽是執中所奏欠戶自是貧困之人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省止是節略元奏爲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送納非爲更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元祐二年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極大赦以前積欠鹽戶奏乞除放省部看詳方始立文如委是貧乏卽依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已降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並謂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節次本州與轉運司各會申明省符與元奏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折緣元係連狀並依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司堅執至今疑惑至使州縣吏人戶行遣一一較量計構官司買囑隣里尙復多方指摘以肆規求待其充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百四十人戶已放而復行勘會一百六十五戶申省見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戶已圓而申稟監司及有一戶二戶旋申省部如此反復多方留難卽五年之久未足爲怪也伏惟仁聖在上憂民疾苦寤寐不忘惠澤之下宜如置郵傳命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姦吏乞取之

賂反使朝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既不鈞察。官吏亦恬不爲慮。甚非所以仰稱仁聖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更不勸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俸。姦吏執文害意。以壅隔朝廷大惠。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法令簡易。一言自足矣。蓋等第素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姦吏無措意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大赦以前。所欠鹽戶。亦乞依此施行。貼黃契勘。熙寧四年以後。止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人戶積欠。共計五萬三百餘貫。若謂非貧乏。有可送納。卽自元祐元年至今。並不會納到分文。顯見有司空留帳籍虛數。以害朝廷實惠。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皆歸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賦與酒稅而已。方是時。民財窘亟。酒稅例皆減耗。諸路既已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酒務官吏。至有與庸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去處。亦或爲小民誣譁羣飲之肆。又不能售。往往苟逃罪戾。巧爲文致。誘導無知之民。以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己。或借他人產業當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計錢一十四萬二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錮。繼以鞭笞拘當在官。遣之離業。又自收其粗利。中間以至係繫犴獄。公與私皆擾。人與產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二十九戶外。尙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百四戶。歲月既久。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人乎。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酒務留當產業。依鹽錢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體一故也。今者鹽錢欠戶。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豈容

事同體一。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他。蓋有司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戶。並依所欠鹽錢已得朝旨。并今來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貧乏。或斷自第三等以下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實亦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匹。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內揀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卻勒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冀償足。捐之市中。莫有願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爲。不免一切除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往往其間浮浪小人。與無賴子弟。詭冒姓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苟得虛數。還之有司。以緩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委強吏。十餘年間。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戶。並是貧民下戶。無所從出。與詭冒逃移。不知頭主。及干繫均納之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奸吏追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勅。諸處見欠蠶鹽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絕。雖係元請官本。況內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旨。並特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德廣大。正使堯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猶是補助耕斂之意。公私兩有之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弃捐之餘。取償倍稱不實之直。除貸抑配。以苟免一時。

失陷之責。卽是利專自爲。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退賣物帛。旣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蠶鹽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寬。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隣里抱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天之道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孤忠志在愛君。別無情弊。更賜清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勅施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勸當。必是巧爲駁難。無由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如天降甘雨。爲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爲痛惜。而況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小人。緣而爲姦。威福平民。故臣敢謂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忝少慮。言語麤疎。干犯天威。伏俟斧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伏見四方百姓。皆知二聖恤民之心。無異父母。但臣子不能推行。致澤不下流。日近以蘇州官吏。妄有申明折納籍納一事。戶部從而立法。致已給還產業。却行追收。人戶詣臣哀訴。皆云黃紙放了。白紙却收。有泣下者。臣竊深悲之。自二聖嗣位已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爲艱闕。故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亦未嘗峻發德音。戒勅大臣。令盡理推行。則亦非獨有司之過也。況臣所論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

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戶竭產。伍保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謂之聖恩矣。伏見坤成節在近。天下臣子皆以放生爲忠度。僧爲福。臣愚無知。不識大體。輒敢以此四事爲獻。伏望留神省覽。指揮執政。便與施行。導迎天休。以益聖算。其賢於放生度僧亦遠矣。若陛下不少留神。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矣。臣言狂意切。必遭衆怒。伏乞聖慈。只行出前件奏狀。留此貼黃一紙。更不降出。以全孤危。庶使愚臣今後每有所聞。得盡論列。以報二聖知遇之恩。萬分之一也。臣不勝大願。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飢。則用物溥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覲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旣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飢饉旣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

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住糶。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谷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區區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已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斛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埠。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璘。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聞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缸棹撈。攬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稊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

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糶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飢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橫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飢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糶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糶米。必大貴。飢饉愈速。和糶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准備常平斛計出糶救飢。如合准備。卽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准備出糶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糶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云邵武軍有強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運司見

又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至爲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況推誠之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卽日救濟。其飢貧。況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水旱。飢荒之處。速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果聞不至流亡。兼無飢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粟。何以拯救飢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勻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察。則遠方之民。何所告訴。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浙西數郡。淫雨風濤。爲害。恐災傷之勢。甚於去年。而常平斛斛例。皆出糶。見在數少。恐來年民間闕食。無可賑濟。乞備錄臣奏。下戶部及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合如何擘畫收糶。準備出糶。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皆連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竊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畫。廣行收糶。常平斛斛準備。則來歲必有流殍之憂。伏惟聖慈。早賜拯救。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臣別無材術。惟知屢奏。喧瀆聖聽。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卷八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戩公案。爲徐戩不合專擅。爲高麗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餘片。公然載往彼國。卻受酬答銀三千兩。公私並不知覺。因此構合密熟。遂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爲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顯是徐戩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搔擾州郡。况高麗臣屬契丹。情僞難測。其徐戩公然交通。略無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絕姦細。奉聖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準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準高麗國禮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挺銀絲錢物。并有過海祈平安將入大遼國願子二道。本司看詳。顯見閩浙商賈。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爲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聞奏。乞禁止。近又於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準明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詳。顯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國交搆密熟。爲之鄉導。以希厚利。正與去年所奏徐戩情理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顯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答。須索假借。行市爲之憂恐。而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

賈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飢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閩浙姦民因緣商販爲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勅客旅商販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違者並徒二年船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爲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發運使羅拯始遣人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爲梗熙寧編勅稍稍改更慶曆嘉祐之法至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惟禁往大遼及登萊州其餘皆不禁又許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元祐編勅亦只禁往新羅所以姦民猾商爭請公憑往來如織公然乘載外國人使附搭入貢搔擾所在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後條貫着詳別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姦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爲意外之患謹具前後條貫畫一如左

一慶曆編勅客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卽爲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

一嘉祐編勅客旅於海道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至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越過所禁地分官司卽爲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納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以違制論

一熙寧編勅諸客旅於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卽爲出給公憑仍備錄船貨先牒所往地頭候到日點檢批鑿公憑訖却報元發牒州卽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麗新羅并登萊界商販者各徒二年

一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諸非廣州市船司輒發過南蕃網舶舡非明州市船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其發高麗船仍依別條

一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節文諸非梳明廣州而輒發海商船舶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諸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大遼國及登萊州卽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

一元祐編勅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具人船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器若違禁以堪造軍器物并不越過所禁地分州爲驗實牒送願發舶州置簿抄上仍給公據方聽候回日許於合發舶州住舶公據納市舶司卽不請公據而擅行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羅登萊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編管

右謹件如前勘會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揮最爲害事將祖宗以來禁人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去又許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船入貢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戩王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姦今來不可不改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慶曆嘉祐編勅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緣猾商時來朝貢搔擾中國實免中國

禁制因往高麗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以今年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尋於七月十五日具狀奏聞。乞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出糶救飢。如合準備。卽具諸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今准尙書戶部符。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准都省批。送下八月四日勅中書省。知杭州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及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候勅旨。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都省批。八月五日辰時。送戶部施行。內相度仍限半月者。右臣竊詳戶部符內。止是節略行下。既奉聖旨。依奏。卽未審元初。並依臣所奏。係有司節略。爲復只依今來戶部符下一節事理。切緣臣前奏所乞。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飢殍流亡。結罪聞奏之意。蓋欲逐司官吏。依實相度。不敢滅裂。須至再具申明。伏乞朝廷檢會。臣前奏逐節事理。特賜明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元祐五年九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准尙書戶部符。准勅知杭州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

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奉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限半月本司今相度到準備救濟事件如左

一本司勘會去年八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斛六十足至十一月足長至九十五足其勢方踊貴間因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卽時米價減落及本州正月內便行出糶常平米至七月終共糶一十八萬餘石以此米價無由增長人免流殍今者在市米見今已是七十五文足至冬間轉運司收糶上供額斛及檢放秋稅軍糧恐有闕少亦須和糶取足又本州須糶常平米二十餘萬石諸州亦各收買似此爭糶必須踊貴縱使大破官錢收糶得足亦恐來年闕食小民必不辦高價收買官米至時若米貴人飢本司必須奏乞減價出賣竊料仁聖在上必不忍坐視人飢不許減價約度海西諸郡今年必須和糶常平米五十餘萬石準備來年出糶若價高本重至時每斛只減十文亦須坐失五萬餘貫而况饑饉已成流殍不已則朝廷所以救恤之者其費豈止五萬貫而已哉欲乞聖慈特許寬減轉運司今來上供額斛一半仍依去年例令折價錢置場收買金銀絀絹上供則朝廷無所耗失而浙中米價稍平常平收糶得足來年不至大段減價出賣耗折常平本錢一路之人得免流殍爲惠不小勘會去年本司亦乞寬減上供額斛一半准勅只許寬減三分之一今來災傷及檢放秋稅次第皆甚於去年又緣連年災傷民力愈耗合倍加存卹所以須奏乞寬減一半伏望聖慈憐愍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寬減

勘會去年所積糶常平米一百二十五萬石

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死五十萬人。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聖旨令發運司撥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賜本路減價出糶。所費只及熙寧六分之一。然及時濟用。倉廩有備。米不騰踊。人免流殍。本司今來勘會蘇湖常秀等州。頻年災傷。人戶披訴。已倍去歲。檢放苗米。亦必加倍。不惟人戶闕食。亦恐軍糧不足。欲乞檢會去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撥本路。或發運司上供斛斛三十萬石。令本路減價出糶。或用補軍糧之闕。伏望聖慈。愍念一路軍民。特與盡數應副。

右謹件如前。本司已具上項事件。關牒本路轉運提刑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在供餽。所有寬減額解。難於自言。伏望聖明。以一方生靈爲心。非爲苟寬官吏之責。特賜過慮。及早施行。又况所乞數目雖廣。而所耗損錢數不多。若待飢饉已成。然後垂救。則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乞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元祐五年九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近准朝旨。令本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準備來年被災闕食人戶。本司已具二事聞奏。乞寬減轉運司上供額解一半。截撥上供米三十萬石。準備及補軍糧之闕。未蒙回降指揮。本司再相度來年準備大計。全在廣糶常平斛斛。於正月以後。便行出糶。平準在市管價。以免流殍之災。此外更無長策。今來選差官吏。開倉和糶。優估米價。戒約專斛。不得乞覓。非不嚴切。然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蓋是蘇湖常秀大段災傷。兼自八月半間。至今陰雨不止。災傷之餘。所收無幾。又少遇晴乾。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穀無米。日就腐壞。見今訪

聞蘇秀州在市米價。已是九十五文足。添長之勢。炎炎未已。本司欲便令杭州添價收糶。不惟助長米價。爲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既貴。來年難爲出糶。若不添錢。又恐終是收糶不行。來年春夏間。闕米出糶。必有流殍之憂。竊料至時。難以諱言。災傷官吏。亦須略具事實。聞奏。仁聖在上。理無不救。必須多方於鄰路。擘畫斛斛賑濟。若不預爲之防。則恐鄰路無備。臨時擘畫不行。須至先事奏乞者。右本司勘會去歲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却令將折斛錢買銀絹上供。又今年本司亦奏乞寬減額斛一半。如蒙施行。即轉運司折斛錢萬數不少。又勘會提刑司今年諸州糶常平米至多。所管常平司官錢萬數不少。但有錢無米。坐視饑殍。爲憂不細。欲乞聖慈。過爲防慮。特勅發運司相度擘畫錢本。於江淮近便豐熟州軍。差官置場和糶白米五十萬石。嚴賜指揮。須管數足。仍般運至真揚州樁管。若令來春本路闕常平米出糶。即令發運司撥發。於逐州下卸。仍以本路常平錢充還。若至時本路常平米有備。不須般運上件米出糶。即就撥充本路轉運司上供額斛。却以寬減折斛錢充還。如此。即於朝省錢物。無所耗損。而於本路生靈億萬性命。稍免溝壑之憂。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今年災傷實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檢放。諱言災傷。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若朝廷只據逐處申奏。及檢放秋稅分數。即無由盡見災傷之實。又臣軾切見轉運提刑司所奏災傷。皆無迫切懇至之語。朝論必以臣爲過當。然臣實見連年災傷。父老皆言事勢不減。熙寧民間有錢。尙困無米。餓死數十萬人。况今民間絕無見錢。若又無米。則流殍之災。未易度量。伏望聖慈。深爲防慮。若來年人戶元不闕

食不須如此擘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敢詞。縱被誅譴。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救也。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請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尙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奏論。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尙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仍連元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仍仰戶部指揮根究前奏。申尙書省。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爲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

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爲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繆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爲光華若後不知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朝旨相度準備來年賑濟闕食人戶尋具畫一事件聞奏內多糴常平以備來年出糴平準市價一事最爲要切見今浙西諸郡米價雖貴然亦不過七十足竊度來年青黃不交之際米價必無一百以下至時若依元價出糴猶可以平壓翔踊之患終勝於官無斛斛坐視流殍而提刑司專務靳惜兩三錢遍行文字減勒官估臣已指慶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糴見今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違訪聞蘇秀最係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災傷爲甚提刑司已指慶本州住糴却令蘇州撥常平米五萬石與湖州又令秀州撥十萬石與杭州若湖得五萬石猶恐未足於用而蘇秀撥十五萬石深慮逐州不免妨闕若新糴不多卽是兩頭闕事而般運水脚兵稍有偷盜耗失之費亦與所減兩三錢不爭若使來

年官米數少不能平壓市價致有流殍更煩朝廷截撥斛對散與饑民則爲十倍之費乃是所減毫毛而所損丘山大爲非策訪聞諸郡富民皆知來年必是米貴各欲廣行收糴以規厚利若官估稍優則農民米貨盡歸於官此等無由乘時射利吞併貧弱故造作言語以搖官吏皆言多破官錢深爲可惜若便爲減價住糴正墮其計况今來已是十月下旬不過更一二日即無收糴縱却添價亦不及事恐有誤來年出糴大事所以須至別作擘畫仰訴朝廷緣臣先於九月十七日會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和糴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糴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常平米足用即充本路轉運司上供米仍以額斛錢撥還兼勘會淮南大熟揚州高郵軍米價甚平若行此策顯無妨害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與此一方連年被災之民廣作準備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今年本路風水之災倍於去年本司累具合行救濟事件聞奏伏料仁聖在上必已矜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杭州所糴蠶米以備出糴每斛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錢猶自收糴不行恐須至更添錢招買方稍足用竊計開春米價必是翔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糴則官本已重小民艱於收糴無以救濟貧下平準市價若奏乞減價出糴又恐耗失常平官本亦非長策貼黃常平錢米豐凶之際平準物價以救民命繫利害至重本司已累奏乞指揮諸路專行糴糶不得別將他用如召募飢民興土功水利之類有出無入卽漸耗散伏望朝廷留意杭州裏外見管義倉米四萬餘石準備災傷之年並許俵散賑濟本州相度若待饑饉已成

方將上件義倉米盡行俵散亦未能盡濟饑民惟是開春已後纔見在市米價增長即便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但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今來起請欲乞將常平米除係三年以上依條合減價外其餘並每斛減五文內係今年貴價收糶者每斛減二十文足出糶仍將義倉米隨色額估定賤價一處出糶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如填還足外尚有剩數亦許撥填本路別州常平米所虧官本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所貴本路明年飢民普得賤米吃用全活億萬性命其利至博而其實止於耗却義倉元不破官本米貨十餘萬石况自有條災傷之歲許將義倉米俵散但俵散之所及者狹不如出糶之利所及者廣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本司相度來年艱食之勢深可憂畏若候饑饉已成疾疫已作仁聖在上必須廣作擘畫錢米救濟其費必相倍蓰若行本司所奏開春便行出糶則米價不長億萬生聚人人蒙賜緣今年已是十一月末乞速賜施行所貴正月內便得開倉出糶

乞擢用劉季孫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路分都監左藏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

加陞進不獨爲忠義之勳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子珪師號狀

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勸會杭州平陸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甘泉其餘井皆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民用嘉祐中知州沈遵增置一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四遠取汲而創始滅裂水常不應至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例皆廢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爲利甚博臣爲通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爲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爲管易致廢壞遂擘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銅捍周密水旣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爲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軍民相度若非子珪心力才幹無緣成就緣子珪先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右臣體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中及今兩次選差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效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卽乞以惠遷爲號取易所謂井居其所而遷之義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 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納產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戶欠買退絹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准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尙書省劄子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竊見浙中州縣市井人煙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所在酒稅課利虧欠只如杭州酒務課利昔年三十餘萬貫今來只及二十餘萬貫其它大率類此朝廷力行仁政不爲不久而公私凋耗終不少蘇蓋是商賈物貨元未通行故也自來民間買賣例少見錢惟藉所在有富實人戶可倚信者賒買而去歲之往來常買新貨却索舊錢以此行商坐賣兩獲其利今浙中州縣所理私債大半係欠官錢人戶官錢尙不能足私債更無由催以此商旅不行公私受害若行此四事則官之所失止是虛數而人戶一蘇三二年間商旅必復通行酒稅課利漸可復舊所補不小

乞樁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准熙寧十年十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趙抃奏伏見故吳越國王錢氏有墳廟在本州界欲乞兩縣應管錢氏諸墳廟每縣選委僧道一名專切主管內錢塘縣界文穆王元瓘等二十六處墳廟勘會當州天慶觀道正通教大師錢自然本錢氏直下子孫欲令錢自然永遠住持并臨安縣界武肅王鏐等墳廟

一十一 乞樁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仁佐墳並在龍山界。其側有香火妙因院。本錢氏建造。見是道正錢自然。權令徒弟道士在彼看守。欲望改賜觀額。令錢自然已下徒弟。永遠住持。漸次修葺。兼得就便照管墳廟。不至荒廢。奉勅依奏。其錢塘妙因院。特改賜表忠觀爲額。并臨安淨土寺。令尙書祠部。每遇同天節。各特與披剃童行一名。又准元豐五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暉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壙在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本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朝旨。令杭州樓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會請領。近歲先臣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切緣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右奉聖旨。宜令杭州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劄付杭州。准此者。臣檢會熙寧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據管內道正錢自然。狀乞將臨安縣祖先置到產業。每年收掠賃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修葺諸處墳廟。此時差官檢計到錢塘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委是造來年深木植朽損。共合用工料價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文。及臨安縣勘會到管納錢氏歸官房廊田產等賃錢。年納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送納軍資庫。尋係本州申奏。乞將臨安縣管催上件賃錢支撥修葺。約計九年。方得完備。直至元豐五年。內因皇城使錢暉等奏。乞方准。當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自後至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省蓋爲廟宇舊屋間架。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會修治。例皆損塌。須得一起修葺。稍可完補。若每年只支得五

百貫。雖逐旋修得大段倒損去處。又爲連接屋宇數多。隨手損塌。自熙寧十年檢計。只今又及一十四年。尋於去年再差官重行檢計。到兩縣墳廟已修再損。未及修屋宇神像等。共合用工料價錢。內臨安縣四千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四十四文省。錢塘縣一萬二千五百二十貫五百九十一文省。兩縣共合用工料價錢計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八貫七百三十五文省。須至奏陳者。右臣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廟荒毀。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爲之修完。猶不爲過。而况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恭惟神宗皇帝深念錢氏之忠。特改妙因院。賜名表忠觀。仍使其裔孫道士錢自然住持。而有司不能推明聖意。奏乞盡數撥還地利房錢。以助修完。經今十四年。表忠觀既未成就。而諸處墳廟。依前荒毀。使先帝表顯忠臣之意。徒爲空言。臣愚欲望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令表忠觀每遇修本觀及杭越州諸墳廟。卽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仍候修造了。差官檢計。具委無大破保明申州。所貴事體稍正。毋使小民竊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如蒙朝廷依奏。卽乞指揮本州。將逐年所收到上件地利房錢。令須樁管。只得充修造表忠觀及錢氏墳廟使用。官私不得別行支借使用。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温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尙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泝沂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爲潮水卷去行路爲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浸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爲運河貼黃石門新河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田又自新河以北江水不到漕以河水皆可化爲良田然近江土薄萬一數十年後江水轉移河不堅久若自石門

鹽山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墜土厚。久遠無虞。然度墾民田五六千畝。又失所謂良田之利。體問民田之良者。不過畝一千。以錢償之。亦萬餘緡而已。此二者更乞命監司及所差官詳議其利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于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璠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爲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爲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險。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險。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險。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險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貼黃。董華所料。只是約度大數。若蒙朝廷相度。可以施行。更乞別差官入細計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壁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

貼黃。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浙江浮山之峻。經歷古今。費甚多矣。若可平治。豈可今日。知此乃巷議臆度。不足取信。只如龜山新河。易長淮爲安流。近日呂梁之峻。竊聞亦已平治。豈可謂古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不可復作。其一不過謂並江作岸。爲潮水所衝。蓄必不能經久。今浙江石岸。亦有成規。自古本用木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以東。江水溢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爲西陵石礮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隱然不動。雖時有缺壞。隨即脩完。人不告勞。官無所費。今自大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東堤之比也。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爲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吠。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蓴食之。又爲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並是臣親見。即非傳聞。春夏之間。流殍疾疫必起。逐州去年所糴常平米。雖粗有備。見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踊。但鄉村遠處飢羸之民。不能赴城市收糴。官吏欲差舡載米下鄉散糴。即所須數目浩瀚。恐不能足用。夏秋之間。必大乏絕。又自今已往。若得淫雨稍止。即農民須趁初夏秧種。車水耕耘之勞。十倍常歲。全藉糴米接濟。見今已自闕食。至時必難施功。縱使天假之年。亦無所望。公私狼狽。理在必然。臣去歲奏乞下發

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糴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災傷。州軍般浦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兌撥。令起上供并封樁等錢一百萬貫。趁時糴。已得指揮。餘依浙西鈐轄司所奏施行。聖旨既下。本路具聞。農民欣戴。於體仁聖恤民之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糴。勸會浙西去歲坐錢收糴。豈料雖是貴糴。猶勝於無米坐視民死。今來發運司官吏親被取詞。更不收糴。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飢民待哺之心。中塗失望。却留千萬石。與本路內出糴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石。有零充填。今來五十萬截撥二十萬石。與本路相兼出糴。切緣上件出糴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於發運司糴五十萬石之時。已是指準上件米數支用外。合更要五十萬充今年所賜。吏民聞之。何由心服。臣已累具執奏。未奉朝旨。今來親見。畏既忝近侍。理合奏聞。豈敢爲已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運司依元降指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兌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山不收糴。無可兌撥。卽乞一面截留上供米充滿五十萬石數目。却令發運秋熟日收糴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爲然。待飢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卽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粘黃發運司奏云。淮南宿州亳州及傷米價高處七十七文。江東米價

豐熟近便處收糴。訪聞揚楚之間。穀熟米賤。今來發運司却引宿毫等州米價最高處。以拒塞朝旨。顯非仁聖勤恤。及臣元奏乞本意。又貼黃。若依發運司所奏。將出糴不盡一十六萬七千有餘石充數外。猶合撥三十四萬石。方滿五十萬數。今來只撥二十萬石。顯虧元降聖旨一十四萬石。而況上件出糴不盡米。已係前年聖恩所賜發運司不合指準充數。顯虧三十萬石。又貼黃。如蒙施行。乞下轉運司多撥數目。與蘇湖州。如合賑濟。更不拘去年放稅分數施行。

又貼黃。若行下有司。反復住滯。必不及事。只乞斷自聖心。速降指揮。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皇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碗。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

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權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伸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銜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

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卽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麻字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

殞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必致當途怨怒。愈爲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故親書奏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望聖慈寬赦。臣不勝戰恐之至。

撰上清儲祥宮碑奏請狀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准敕修蓋上清儲祥宮。將欲了畢。合用修宮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合奏請者。

一竊見上清宮。元係太宗皇帝。創建於慶曆中。遭火焚蕩。今欲見元建及遺火年月。乞下史院檢會降下。

一今來上清儲祥宮。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至元祐中。蒙內出錢物修蓋成就。今欲見先朝所賜錢物。并今來內出錢物數目。及係是何庫錢支撥。或係太皇太后皇帝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

一今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宮因依。及二聖賜錢修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

一臣竊見朝廷自來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於體爲宜。若只作記。卽更無銘。未委今來爲碑爲記。乞降指揮。

一准敕差臣書石。合書篆額人銜位姓名。乞檢會降下。

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單鏐吳中水利書狀單鏐書附卷末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狹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旣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略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鏐。有水學。故召問之。出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它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感惜。乞下臣言與鏐。

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敕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煩干一郡。非獨願衰命爲保全之計。實深爲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爲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

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聽。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忝。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願無罪。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郡。此疏卽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黃。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詳覽施行。

又貼黃。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聖眷。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故遭破壞。所損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有奏狀乞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以無爲有。只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今臣若更少留。必須摺拾。似此等事。雖聖明洞照有無。而黨與旣衆。執奏不已。則朝廷終亦難違其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必須騰謗。以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旣未能補報萬一。而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早除一郡。

乞將上供封椿斛對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爲一。農民栖於丘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旣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

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其人雖號柔弱。不爲大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爲業。百十爲羣。往來浙中。以兵杖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爲他盜。故略而不問。今人旣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爲寇。或得豪猾爲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辨也。恭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使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飢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闕絕。大誤飢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糶。不免流殍。蓋亦有限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糶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糶。人情汹汹。朝不謀夕。但官場一日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內。約度浙西諸郡。合糶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終。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入急遞奏聞。候到卽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糶賣。不管少有闕絕。仍只依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脚錢。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所貴錢貨流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之類。候出糶有餘。方得施行。似此計置。雖是數目浩瀚。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糶米不絕。直至來年七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卽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封樁斛斗。應副浙西諸郡糶米。直至明年七月終。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

聖明深惑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糴米五十萬石。蒙聖恩依奏施行。仍賜封椿錢一百萬貫。令糴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爲詞。不肯收糴。去年若用貴價收糴。不過每斛七十足錢。盡數收糴。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糴。所濟不少。其發運司官吏不切遵凜之罪。朝廷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今來若行臣言。卽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誤。必行重責。所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爲空言。

乞擢用程遵彥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爲先。以才用爲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靜之士。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恥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者。母性嚴甚。遵彥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旣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爲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採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瀝肝膽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權要獲譴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之譴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恩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賴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卽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勳偶非其黨猶肯爲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下指揮執政擘劃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遣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僂俛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揮莫違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爲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爲累章不允計窮事迫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至誠止是欲得外補卽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子不勝幸甚取進止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三日見弟尙書右丞轍爲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滿往見君錫臺諫等互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憊無狀常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爲小官卽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卽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所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爲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略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鏤肝肺何日忘之臣旣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却爲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臣因問弟轍云汝旣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心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卽須羣起力爭喧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言趙君錫薦舉得正字今又爲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瑊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以實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賈易所言觀私事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卽不知秦觀往見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通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通與君錫

親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爲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臣又語通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爲賈易言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爲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適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爲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之。又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爲觸忤。君錫遂致於此。此外別無情理者。右臣旣備位從官。弟轍以臣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取進止。

辨題詩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爺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塗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詞。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爲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

止。

再奏題詩狀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尙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錄進單鏢吳中水利書

切觀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爲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歷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擗墮索途。以爲不可治也。聞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宜歛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宜歛販賣簿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艱阻。因相爲之謀。罔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旣廢。則宜歛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

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二震澤也。今已壅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鑄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脈。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宜欽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尙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五堰猶未爲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鑄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游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來不遇旱。皆爲泥沙壅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槁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載。其田卽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巨荆溪。東北透溝瀆。東南接卷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

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瀉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澱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趁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於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漚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菱蘆叢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已來。沙漲成一村。昔爲漚流奔湧之地。今爲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菱蘆壅障。流水。今何至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激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菱蘆生。菱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闊外。可得二丈餘。縱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爲橋十所。計除占闊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欲開菱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黎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一作碑。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

運河立閘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不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爲石硤閘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泛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卸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卽罷提舉。亦嘗被罪。始欲以爲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余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功力鎖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至無錫一十四處置閘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爲利。然余默雖能言閘門一事。合鑄鄙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爲一洗披耶。又覩主簿張實進狀言。吳江岸爲阻水之患。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之術。蓋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用銅輪力。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見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壅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爲閘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園。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與縣西有夾苧千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瀟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連接長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千蓋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瀟湖。泄瀟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

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滿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爲彼田戶皆豪民，不知利便，唯恐開鑿已田，陰構胥吏，皆梟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會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又爲彼豪民計構不行。儻開夾苧平通流，則西來他州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鐔熙寧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知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卽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瀆，壅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通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嶼之間，亦多丘墓，皆爲魚鼈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卽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卽水穴以危亡魂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汙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正張諤命屬吏殿丞劉慤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瀆，爲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慤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鐔謂慤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聞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耶？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慤雖信其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

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爲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湧注。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芟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閘門石壩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園。昔郊廛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疊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園。以狹水道。當春夏湍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園之上。非止壞田園。且淹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閘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略。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鐫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錢。乞開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史。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西堰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泄瀉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

一十四處。胥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漏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胥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觀奏請開海口諸浦。鐫初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嚙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嚙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爲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嚙去諸浦泥沙矣。凡欲疏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胥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吳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爲先務也。然鐫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略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爲橋。遷吳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爲昔日之江。置一十四處之胥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夾亭。千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浜。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功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奔牛。三堰。蓋爲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三堰。然亦不妨網運者。何耶。鐫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

堰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堰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尙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鑄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瀆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瀆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鑄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瀆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爲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瀆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謀。管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運。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青龍安江亭。徒知不漏商旅之稅。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戾古者。凡如此也。鑄初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

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爲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熙寧八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鑄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覩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鑄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令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返以爲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鑄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鑄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黃。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鑄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菱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爲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二十四所。用石礮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次開夾苧千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令長塘湖。瀆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茜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黃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爲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知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錢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爲伍堰之利害與錢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爲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爲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淤塞堰埭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爲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蓋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里有餘開洶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五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五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兼湖下治吳

江之岸爲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概可以迹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奈何伍堰之側。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鐔答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宜歛池廣德溧水之水。苟後堰使上之水不入于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耶。比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卷十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狀二首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申。右軾今看詳前件李義修所陳劃一事件。內三件係欲開太康縣枯河。及開陳州明河。並不涉潁州地分。無由相度可否利害外。有一件欲乞自下蔡縣界以東。江陵鎮以西。地頗卑下之處。難爲開洩者。平地築岸。如汴河例。不納衆流。免致溝中滿溢。橫出之患。則是田間橫貫溝港兩下。自有歸頭去處。間或於要會處。如次河口之類。可置閘門。遇田間有積水。臨時啓閉。甚無妨也。軾今看詳。八丈溝首尾有橫灌大小溝瀆極多。並係自來地勢南傾。流入潁河。別無兩下歸頭去處。遇夏秋漲溢。雖至小者。亦有無窮之水。雖下。愚人亦知其不可塞。今義修乃欲築岸如汴河。不納衆流。顯是大段狂妄。又一件云。八丈溝首尾三百餘里。當往來道路。豈能盡置橋梁。欲乞於合該縣鎮濟要去處。創立津渡。小立課額。積久少助堤岸之費。軾今看詳。議者欲興大役。勞力費國。公私洶洶。未見其可。而義修先欲置津渡。立課額。以網小利。所見猥下。無足觀採。其餘議論雖多。並只是羅提刑李

密學意度。更加枝蔓粉飾。附會其說而已。別無可考論。其八丈溝利害。軾見子細相驗。打量地勢。具的確事件。奏申。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又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申。右軾體訪得萬壽汝陰潁上三縣。惟有古陂塘。頃畝不少。見今皆爲民田。或已起移爲永業。或租佃耕種。動皆五六十年以上。與產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爲陂塘。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爲害不小。看詳陳州水患。本緣羅朝散於府界疏通積水。所致。今來進士皇維清。旣知修復陂塘。可以弭橫流之患。何不乞於府界元有積水。久來不堪耕種之地。多作陂塘。不惟所占田地。元係積水占壓之處。人戶別無詞說。兼亦陂塘旣修之後。陳州水患。自然衰減。更不消糜弊公私。開三百五十四里溝渠。今來維清旣欲依羅朝散擘畫。起夫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又別奪萬壽等三縣農民產業。不知凡幾千百頃。又別破人夫錢米。以與陂塘。是附會羅朝散議論。有害無利。必難施行。軾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聞得民間。已稍驚疑。若更行下逐縣勘會古陂頃畝。及起稅請佃年月。則三縣農民。必大驚擾。其事旣決難施行。所以更不敢行下勘會。其李密學羅朝散等所欲會議利害。軾見行相驗。別具利害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元祐六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先奉朝旨。令知陳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羅適。都水監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轉運。同至潁州。與臣會議。開八丈溝利害。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詳。

難以會議。尋申尙書省，乞指揮逐官，未得前來候到任。見得的確利害，別具申省，方可指揮。逐官前來會議進呈，奉聖旨依所乞。臣今來到任已兩月，體問得潁州境內諸水，但遇淮水漲溢，潁河下口壅遏不行，則皆橫流爲害。下冒田廬，上逼城郭，歷旬彌月，不減尺寸。但淮水朝落，則潁河暮退，數日之間，千溝百港，一時收縮，以此驗之，若淮水不漲，則一潁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漲，則雖復旁開百溝，亦須下入于淮。淮水一漲，百溝皆壅，無益於事。而況一八丈溝乎？貼黃據崔公度狀稱，取到壽州浮橋司狀，照驗得昨來五六月間，陳潁州大水之時，淮水比常年大小顯見。自是諸河泛漲，積水爲害，並不干淮水之事。看詳崔公度所言，顯是只將是年淮水偶然不大，便爲永遠利害。未委崔公度如何保得今後淮水與諸河水永不一時皆漲乎？又臣聞得淮潁間農民父老，若淮水小，則汝潁諸河水無漲溢之理。公度所言，必非實事。且陳之積水，非陳之舊也，乃是羅適創引府界積水，以爲陳患。今又欲移之於潁，縱使朝廷卹陳而不卹潁，欲使潁人代陳受患，則彼此均是王民，臣亦不敢深訴。但恐潁州已被淮水逆流之患，而陳州但受府界下流之災。若上下水併在潁州，則潁之受患，必倍於陳。田廬城郭，官私皆被其害，恐非朝廷之本意也。又況潁州北高南下，今潁河行於南八丈溝，遠者數百里，近者五七十里，皆自北瀉下貫八丈溝而南。其勢皆可以奪併溝水，入于潁河。其間二水最大，一名次河，一名江陂。水道深闊，勢若建瓴，南傾入潁河，而羅適欲以八丈溝奪併而東，此猶欲用五丈河奪汴河。雖至愚知其不可，而羅適與臣書，乃云若疑之，只塞次河江陂，勿令南流可也。何足爲慮？雖兒童之見，不至於此。縱使臣愚暗，全不曉事，與適相附會，以興大役，雖復起夫百萬，糜費錢米至巨萬億，亦無由成。而況十八萬人與三十七萬貫石乎？臣歷觀數年以來，

諸人議論。胡宗愈羅適崔公度李承之以爲可開。曾肇陸佃朱勃以爲不可開。然皆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見地形的實高下丈尺。是致臆度利害。口爭勝負。久而不決。臣已選差教練使史昱等。令管押壕寨。自蔡口至淮上。計會本州逐縣官吏。子細打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見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然後地面高下。溝身深淺。淮之漲水高低。溝之下口有無壅遏。可得而見也。并取到逐縣官吏保明文狀。訖所有逐竿細帳。見在本州使案收管。更不敢上瀆聖聽。只具史昱等相驗到逐節事狀。繳連申奏。并略具下項要切利害。

一臣到任之初。便取問得汝陰萬壽類上三縣官吏文狀稱。羅適崔公度當初相度八丈溝時。只是經馬行過。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下。是實切詳適等建議。起夫一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元不知地面高下。未委如何見得利害可否。及如何計料得夫功錢糧數目。顯是全然疎謬。貼黃羅適計料八丈溝要開深一丈。而汝陽縣官吏只計料八尺。適亦不知據數申上。其疎謬例皆如此。兼看詳羅適所上文字。稱八丈溝上口岸至水面。直深二丈五尺。至黃堆口與淮水面。約直深十丈有畸。即是陳州水面下。比壽州韋河水面高七丈五尺。又云淮水面約闊二十餘里。又云淮水大漲不過四丈。適只以此便定八丈溝無壅遏。臣竊詳適若會用水平打量。見的實丈尺。必不謂之約量。顯是臆度。高下難爲憑信。今據史昱等打量。自蔡口至黃堆口。至淮上溜分丈尺。及驗得每年淮水漲痕高下。將溜分折除外。尚有漲水八尺五寸。折除不盡。其勢必須從八丈溝內逆流而上。行三百里。與地面平而後止。顯見將來八丈溝遇淮水漲大時。臨到淮三百里內。壅遏不行。二水相值。

橫流於數百里間。但五七日不退。則潁州苗稼無遺類矣。羅適云淮水面闊二十餘里。今量闊處不過三里。適又云淮水漲不過四丈。今驗得漲痕五丈三尺。適又云黃堆口至淮面直深十丈有畸。今量得四丈五尺。三事皆虛。是乃適意欲淮面之闊與溜分之多。則以意增之。欲漲水之小。則以意減之。此皆有實狀不可移易。適猶以意增損。其他利害不見於目前者。適固不肯以實言也。

一江陂次河深闊高下丈尺。其勢必奪八丈溝水。南入潁河。及其餘溝水。如泥溝瓦溝之類。皆可以回奪八丈溝。不令東流。實狀已具。史昱等狀內。臣體驗得每年潁河漲溢水痕。直至州城門脚下。公私危懼。若八丈溝不能東流。却爲次河江陂等水所奪。南入潁河。則是潁河於常年分外。更受陳州一帶積水。稍加數尺。必爲州城深患。而羅適胡宗愈等皆云。自天地有水。已來萬折必東。必無回奪之理。既云萬折必東。則是水有時而行於西南北。但卒歸於東耳。非謂不折而常東也。水之就下。兒童知之。適等不必其就下。而必其常東。此豈足信哉。適又云。方水漲時。潁河亦自漲。溝不能受水。則次河江陂。安能奪八丈溝。而南。臣謂八丈溝比潁河大小不相侔。八丈溝必常先潁河而漲。後潁河而落。方潁河之不受水也。則八丈溝已先漲矣。安能奪諸溝而東。及八丈溝稍落。而能行水。則潁河已先落矣。安得不奪八丈溝而南。此必然之理也。

一據史昱等打量到羅適回。易八丈溝。創開六處。計取民田二十七頃八畝。合給還價錢。或係官田地。雖數目不多。而羅適未曾計入錢糧數內。又看驗得地性疎惡。合用梢椿。土薄水淺。地脈沮洳。開未及元料丈尺間。必有水泉。又難爲倒填車水興功。並地形高下不等。而溝底須合取令慢平。溝身既

深溝面隨闊則適所計料全未是實數其一十八萬人夫及三十七萬貫石錢米必是使用不足右八丈溝利害大略具上件三事其餘更有不便事節未易悉數兼已略見於本路轉運判官朱勃申省狀內及考之前史鄧艾本爲陳項間田良水少而開八丈溝正與今日厭水患多之意不同物已論之詳矣伏望聖慈指揮將朱勃申狀與臣所奏一處看詳卽見八丈溝不可開事實狀了然明白乞早賜果決不開指揮以安穎壽之間百姓驚疑之心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胡宗愈羅適等皆言八丈溝成恐商賈舟舡不復過潁州故州城裏居民豪戶妄生異議今勘會蔡河水漲每年中無一兩月其餘月分皆係水小據羅適圖序云八丈溝上口岸去蔡河水面二丈五尺而八丈溝止於地面上開深八尺除大水漲時溝口方與蔡河相通至水落時溝口去蔡河水面乃高一丈七尺潁人何緣過憂舟舡不入城下顯是巧說厚誣潁人以伸其私意

奏淮南閉糴狀二首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據汝陰縣百姓朱憲狀伏爲今年旱傷稻苗全無往淮南糴得晚稻一十六石於九月二十八日到固始縣朱臬鎮有望河欄頭所由等欄住憲稻種不肯放過河來當時寄在陳二郎鋪內當來榜內只說欄截糴場粳米不得過淮河並不會聲說欄截稻種今來不甘被望河欄頭所由等欄截稻種有誤向春布種申乞施行臣尋備錄朱憲狀及檢坐敕條牒淮南路監司及光州固始縣并朱臬鎮等處請依條放行斛斗不得欄截至今未有施行回報兼體問得本州今年係秋田災傷檢放稅賦百姓例闕穀種見今在市絕少斛斗米價翔貴本州見闕軍糧亦是

貴價收糴不行。尋勾到斛斛行人楊佶等。取問在市少米因依。其楊佶等供狀稱。問得船車客旅等稱說。是淮南官場收糴。出立賞錢。不得津般糴米。過淮南界。是致在市少米。須至奏乞指揮者。右檢會編敕諸與販斛。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又條諸與販斛。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卽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臣頃在杭州。親見秀州等處爲官糴上供糴米。違條禁止販賣。及災傷地分。並不依條免稅力勝稅錢。於官並無所益。依舊收糴不行。徒使百姓驚疑。各務藏蓄。斛斛不肯出糴。致餓損人戶。爲害不少。今來淮南官吏。又襲此流弊。違條立賞。行閉糴之政。致本州城市闕米。農民闕種。若非朝廷嚴賜指揮。卽人戶必致失所。伏乞備錄臣奏。及開坐敕條。指揮淮西轉運提刑司。行下逐州縣。不得更似日前違條。禁止與販斛。過淮。并勸會轄下。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納米穀力勝稅錢。所貴逐路官司。稍獲均濟。仍乞速賜行下。使災傷農民。早行耕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又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爲光州固始縣朱臬鎮官吏違條。禁止本州汝陰縣百姓朱憲收糴稻種。不令過淮。及取到行人楊佶等狀稱。是淮南官場糴米立賞。禁止米斛過淮。致本州收糴軍糧不行。及農民闕種。城市闕食。已具事由聞奏。乞嚴賜指揮淮南監司。不得違條禁止販賣米斛。仍乞勸會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五穀力勝去訖。仍已令本州一面移牒淮南提轉。及光州固始縣朱臬鎮等處。放行斛。其提轉州縣。並不回報依應施行。惟朱臬鎮官吏。坐到本州縣牒。所准淮南西路提刑司指揮出榜云。如有細民過渡回運米斛不滿一碩。卽勒白日任便渡載外。有一碩

以上滿一席者。並仰地分捉拽赴官依法施行。犯人備賞錢一貫。每一席加賞錢一貫。若或夜間過渡一碩以下。犯人出賞錢一貫。每一席加一貫。其所捉到米數。卻勾欄前來。於本縣元糶處出糶。若係他人捉到。其經歷地分勾當人。並勾追勘斷。以致本鎮不敢放過米斛。又於今月十五日。據汝陰縣百姓楊懷狀。爲本莊不熟。遂典田土得錢。於淮南收糶到納稅及供家喫用米四碩。被朱臬鎮立賞勾欄。不令過淮。臣又親自體問得本州寄居官戶。皆言有田在光州界內。今年爲潁州米貴。各令人於本莊取米納稅。供家。並被本處官司立賞禁止。不放前來。切詳逐州縣鎮。若非監司公然違背朝廷敕條。明出榜示。禁絕累路餓糧。卽逐處官吏。亦未敢似此肆行乖戾之政。須至再奏。乞賜指揮者。右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遇米貴。多是違條立賞閉糶。驚動人戶。激成災傷之勢。熙寧中。張靚沈起首行此事。致浙中餓死百餘萬人。臣任杭州日。累乞朝廷指揮。亦蒙施行。今來淮西提刑。旣欲收糶官米。自合依市自立定價。則人戶豈有不赴官中賣之理。今乃明出榜示。嚴刑重賞。令人捉拽勾欄收糶。顯是強買人物。爲國斂怨。無甚於此。況提刑司明知編敕。雖遇災傷。不得禁止販賣斛斛。乃敢公出榜示。立賞禁絕。淮南京西。均是王民。而獨絕其餓糧。禁其布種。以至官戶本家莊課。亦不得般取喫用。違法害物。未之前聞。其逐州縣鎮官吏。亦明知有上條。及臣已坐條關牒。並不施行。寧違朝廷編敕條貫。不敢違監司乖戾指揮。伏望聖慈詳酌。早賜取問施行。少免官吏恣行。農民無告。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賜度牒糶斛。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

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時有挾挈襤褸。

如流民者。聞之皆云自壽州來。尋取閭得城門守把者。亦云時有此色人。見淮西提刑司出榜立賞。不許米斛過淮北。因此體問得士人南來者。皆云今秋廬濠壽等州皆飢。見今農民已食榆皮。及用糠粃雜馬齒莧養食。兼壽州盜賊已漸昌熾。安豐縣木場鎮打劫施助教家。霍丘縣善鄉鎮打劫謝解元家。六安縣故鎮打劫魏家。賊徒皆十餘人。或云二三十人。頗有騎馬者。器仗甚備。每處賊皆數千貫。申報官司。多不盡實。亦有不申報者。兼潁州界亦有惡賊尹遇陳興子鄭饒李松等數人。皆老姦通寇。私立名號。與官吏鬪敵。方欲結集。規相應和。近日雖已敗獲。深恐淮南羣盜不止。流入潁州界。縱不能爲大害。但飢民附之。徒黨稍衆。如王冲管三之流。便不易捕獲。臣又聞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足。麥熟不熟。蓋未可知。若麥不熟。必大有飢民。浙西江東既非豐熟地。分勢必流徙北來。則潁州首被其患。若流民至潁。而官無以濟之。則橫尸布路。盜賊羣起。必然之勢也。所以須至先事奏乞。若至時元無此事。臣不敢避章皇過當之罪。若隱而不言。倉卒無備。別成意外之虞。其罪大矣。臣日夜計慮。勢不可緩。謹具條件如左。

一 勘會本州常平斛。見管粳米三萬四千餘石。通紐元糶價每斛計一百一十八文有畸。菽豆一萬三千餘石。通紐元糶價每斛計七十二文有畸。小麥二萬五千餘石。通紐元糶價每斛計五十四文有畸。上件三色並係元糶價高。縱依條量減出糶。亦未能大段平減市價。兼流民轉徙失所。必無錢收買官米。雖依條許借貸人戶。又緣流民既非土著。將來無緣催索。又條許常平斛召募飢民工役。及許依乞丐人給米斛。不得過所限之數兩倍。臣今相度。不惟飢民羸弱。聚散不常。難爲工役。又緣常平斛。本元只用糶糶。以準平市價。若將召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給與。則是有出無收。今

後常平本錢日耗不已。有時而盡。臣知杭州日爲見浙西饑饉。全賴常平糶米。所救活不可勝數。以此知常平官本。只可令增不可令耗。屢會奏乞立法。常平錢米。只許糶糴外。不得支用。雖蒙施行。所有本州見管常平斛斛。臣終不敢以流民之故。輒乞費用。留以準備來春斛斛。翔貴時出糶。以濟本州百姓。

貼黃。若蒙行下戶部。不過檢坐常平條貫。量減價出糶。及召募飢民工役。並依乞丐人給米之數行下。皆是空文。無益實事。乞自朝廷詳酌特賜裁處。

又貼黃。元豐以前。常用常平錢米。召募飢民工役。雖有減耗。却將官剩息錢補填。今來常平官本。有出無收。若不立法禁止雜支。則數日而盡。深爲可惜。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一勘會本州見管封樁。陝西軍兵請受及禁軍闕額。粳米三千七百餘石。估定每斛八十文。小麥三萬三千餘石。估定每斛六十文。菘豆二千一百餘石。估定每斛五十五文。粟米三百餘石。估定每斛九十文。豌豆五千一百餘石。估定每斛六十文。准條許估定價例出糶。除勘會本州軍糧。粳米年計不足。今將轉運司錢兌糶。上件封樁粳米充軍糧外。其餘小麥。菘豆。粟米。豌豆。可以奏乞擘畫錢物。盡兌糶。準備賑濟流民。

貼黃。所有逐色估定價例。並是在市實直。如蒙施行。乞依今來估定價例兌買。

右臣伏望聖慈。愍念淮浙累歲災傷。來年春夏必有流民。而潁州正當南北孔道。萬一扶老攜幼。盆集境內。理難斥遣。若飢斃道路。臭穢薰蒸。民同被災疫之害。弱者既轉溝壑。則彊者必聚爲寇盜。欲乞特賜度

牒一百道。委臣出賣。將錢兌買前件小麥粟米菘豆豌豆四色。封椿斛斛。候有流民到州。逐放支給賑濟。如至時却無流民。自當封椿度牒價錢。別聽朝廷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

貼黃。臣若不預作擘畫。陳乞則倉卒之間。必難應辦。若不密切奏論。至此聲先馳。則恐引惹飢民。併來本州官物有限。中路闕絕。則死者必衆。反爲深害。所以合來親書奏狀。貴免泄漏。臣以目昏書寫不謹。伏乞恕罪。如蒙施行。乞作不下司文字。付臣措置。

又貼黃。臣所奏濠壽等州災傷盜賊次第。問得皆有本末。非是風傳道路之言。深慮本路及逐州各有檢放賦稅。元未奏陳。致朝廷不信。臣言。臣在杭州日。親見監司州縣。例皆諱言災傷。只如今年蘇湖水災。可爲至甚。而臺官賈易等。猶欲根究其事。行遣言者。蘇州積水未退。尙土城門。而知州黃履已奏秋種有望。似此蒙蔽。習以成風。伏望聖慈。試探臣言。過作準備。則一方幸甚。

乞將合轉一官與李直方酬獎狀

元祐七年正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聞得本州舊出惡賊。自元祐二三年間。管三等嘯聚爲寇。已而又有陳欽鄒立尹榮尹遇等。亦是羣黨劫殺。累至與捕盜官吏鬪敵。是時朝廷訪聞。以名捕此等數人。尋以捉獲凌遲處斬。惟尹遇一名漏網得脫。不改前非。結集陳欽之弟陳興。鄭饒。李松等數人。不住驚劫人戶。尹遇自稱大大王。陳興稱二大王。鄭饒稱三。李松稱管四。鄉村畏懼。不敢言及。縱被劫殺。不敢申報。以致被殺之家。父母妻子。不敢聲張舉哀。百姓蔡貴。莫堙董安三人。只因偶然言及。遇等卽時被殺。內董安仍更用尖刀割斷脚筋。其餘割取頭髮及殺傷者。不可勝數。每次

打劫皆用金貼紙甲其餘兵仗弓弩並全累次與捕盜官吏鬪敵內一次射殺弓手兼近日壽州界內強賊甚多打劫魏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騎馬於鎮市中劫人其尹遇等聞之即欲商量應和居民憂懼臣度事勢迫切即差職員監勒捕盜官吏責限收捕有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才幹自出家財募人告葺知得逐賊窟穴去處內陳興鄭饒李松等見住壽州霍丘縣開順場尹遇一名在壽州霍丘縣成家步比陳興等去處更遠二百里直方以謂衆賊之中唯尹遇最爲桀黠難捕又其窟穴離州界最遠遂分布弓手捕捉衆賊而直方親領弓手五人徑往成家步捉殺尹遇直方母年九十六只有直方一子臨去之時母子泣別往返五百餘里騎殺一馬直方步行百餘里裝作販牛小客既至地頭衆皆畏懼不前獨弓手節級程玉等二人與直方持鎗大呼排戶而入尹遇驚起殺弩駕箭欲發直方徑前親手刺倒衆弓手皆入方始就擒直方本與弓手分頭捕捉衆賊內陳興鄭饒李松三人以地近故先九日獲獨尹遇一名以地遠難捕直方親行故後九日獲既獲之後遠近喜快有城郭鄉村人戶六百一十七人詣臣陳狀備說逐賊凶惡多年爲害人不敢言若不盡法根勘萬一滅死刺配即須走回嘯聚爲害轉甚以此知逐賊桀黠之甚衆所憂畏若不以時捕獲因之以饑饉必爲王冲管三之流而直方以進士及第母子二人相須爲命而能以忠義奮激親手擊刺以除一方之患比之尋常捕盜官偶然掩獲十數飢寒之民號爲劫賊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彼皆坐該賞典而直方不蒙旌異則忠義膽決方略之臣無所勸激矣須至奏陳者

右檢准編敕節文諸官員躬親帥衆獲盜一半以上能分遣人於三十日內獲餘黨者通計人數同躬親

法。今來李直方爲見衆賊之中。唯尹遇最爲宿姦老寇。窟穴深遠。衆不敢近。須至躬親出界捕捉。是致後獲。旣是尹遇須至躬行。則陳興等三人須至差人。無由躬親。若使直方先爲身謀。卽須躬親先往近處捕陳興等三人。然後多遣弓手續於三十日內捕尹遇一名。卽却應得上條同躬親法。只緣直方忠義激發。以除惡爲先務。而不暇計較恩賞。故躬親出界。專捕尹遇一名。以致所差弓手。却先獲陳興等三人。遂與上條不應於賞格有礙。考之法意。顯是該說不盡。伏望朝廷詳酌。只緣直方先公後私。致得先後捕獲之數。不盡應法。欲乞比附上條。通計人數。許同躬親法爲第三等。若下刑部定奪。則有司須至執文計析毫釐。直方無緣該得第三等恩賞。惟望聖恩體念尹遇等。若不以時捕獲。必爲嘯聚羣寇。而直方儒者。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特賜指揮。臣又慮朝廷惜此恩例。恐今後妄有攀援。勸會。臣見今於法合轉朝散郎。情願乞不改轉。將此恩例與直方。循資酬獎。緣直方母年九十餘。只有一子。因臣督迫。泣別而行。若萬一爲賊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豈不愧見僚吏。以此將臣合轉一官。與直方充賞。不惟少酬其勞。亦使臣今後有以使人。不爲空言無實者。於臣亦爲莫大之幸。且免後人援例。庶朝廷易爲施行。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所論奏。皆有實狀。可以覆按。本合候尹遇等結案了聞奏。又恐朝廷未盡以臣言爲信。更當行下監司體問。逐賊凶惡之實。與直方捐軀奮激之狀。故及逐賊未死聞奏。庶可以覆按施行。儻三是管三火中有名強賊人。管四是管三弟。此二賊欲得遠近畏服。故詐稱二人姓名。又貼黃。奏爲汝陰縣尉李直方捕獲強惡賊人。乞依編敕第三等酬賞。候敕旨。

乞賜光梵寺額狀

元祐七年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伏見本州潁上縣白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真身塔院舍。約四五十間。元無敕額。父老相傳佛陀波利本西域僧。唐儀鳳中遊五臺。禮文殊師利見老人。令復還西域。取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佛隨波利用其言。往返數萬里。以永淳中取經而還。至今流布。而佛陀波利於潁上亡沒。里俗相與漆塑其身。造塔供養。時有光景。頗著靈驗。不敢具述。臣於諸處見唐人所立尊勝石幢刊記本末。與所聞父老之言頗合。今年正月大雪過度。農民凍餒。無所祈禱。境內諸廟未應。聞父老以佛陀波利爲言。臣卽遣人齎香禱請。登時開霽。人情翕然歸向。詣臣陳狀。願得敷奏。乞一敕額。庶幾永遠不致廢壞。須至奏乞者。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曲從民欲。特賜本院一敕額。如蒙開允。以光梵爲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宗室令時狀

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間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材。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書潁州

節度判官廳公事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卷十一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効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狗頓亦化爲筆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

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

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願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卽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謹件如左。

一准元祐五年五月十四日敕節文。應實封投狀承買場務第五界已後。見欠未納淨利過日錢亦許比第四界以前三界內一界小數催促。上件條貫止爲過界有人承買場務。可以分界。見得最小一界錢數豁除見欠。其間界滿無人承買場務。只勒見開沽人認納過日錢數者。卽無由分界。見得小數。所以不該上條除放。朝廷爲見無人承買場務。比之有人承買者。尤爲敗闕。不易送納。反不該上條除放。於理不均。故於元祐六年春頒條貫內。別立一條。諸場務界滿未足交割者。且令依舊認納課利。及過日錢。若委因事敗闕。或一年無人投狀承買。經縣自陳申州。本州差官限二十日。體量減定淨利錢數。令承認送納。仍具減定錢數出榜。限一季召人承買。無人投狀。本州再差官減定出榜。

限滿又無人投狀。依前再減出榜。若減及五分已上。無人投狀。申提刑司差官與本州縣官同共相度。再減節次。依前出榜。如減及八分以上。無人投狀承買。委是難以出納淨利錢。卽所差官與本州縣保明申提刑司審察。保明權停閉訖。奏自界滿後至停閉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臣今看詳。朝廷立此兩條。聖恩寬厚。敕語詳備。應有人無人承買場務。皆合依條就小送納。無可疑惑。只緣官吏多以刻薄聚斂爲心。又不細詳條貫。所以請處元只施行。逐界通比。就小催納。指揮其界滿無人承買。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條貫多不施行。臣細詳上條。旣去自界滿至停閉日。見開沽人只依減定淨利錢數送納。卽是分明指定。合依臨停閉日減定最小錢數送納。雖逐次減定錢數不同。緣皆未有人承買。不免更減。終非定數。旣已見得臨停閉日所減定數。豈可却更追用逐次虛數爲定。臣已指揮本州行下屬縣。應界滿敗闕無人承買場務。係見開沽人承認送納者。並依上條。只將臨停閉日所定最小錢數爲額催納。內未停閉已前有人承買。卽依上件各以當限所減定錢數爲額催納。以上如有欠負。卽將已前剩納過錢數豁除。如已納過無欠負者。卽給還所剩。本州已依應施行訖。深慮諸路亦有似此施行未盡去處。乞賜聖旨備錄行下。

一准元祐五年四月九日。朝旨應大赦已前。見欠蠶鹽和買青苗錢物。元是冒名。無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者。並特與除放。今勘會江都縣人戶積欠青苗錢二萬四千九百二十貫石。內四十九貫石係大赦已前欠負逃移。臣已指揮本州依上件朝旨除放去訖。一千五百二十五貫石。雖係大赦前欠負。却係大赦後逃移。未有明文除放。見今無處催理。不免逐時行。

下鄉村勘會。虛有搔擾。臣已指揮本州更不行下。欲乞聖旨指揮。應大赦前欠負蠶鹽和買青苗錢。但見今逃移無處催理者。本縣官吏保明並與除放。

貼黃。勘會上件朝旨。經隔二年。不爲除放。臣今來方始施行。深慮諸州軍。亦有似此大赦前欠蠶鹽和買青苗錢逃移人戶。合依聖旨除放。而官吏不爲施行者。乞更賜行下。免罪改正。

一檢准熙寧編敕。諸主持倉庫欠折官物。買撲場務少欠課利。元無欺弊者。其產業雖已估計倍納入官。許以所收子利。紐計還元欠官錢數足。卽給還。或貼納所欠錢數。相兼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填欠田宅條施行。係十保干係人產業。雖欠人有欺弊。亦准此。此乃祖宗令典。雖熙寧新法。亦許准折欠數。數足便還。只因元豐四年十二月內。兩浙轉運司奏買撲之人。多是作弊。拖欠合納課利。須至官司催逼緊急。却便乞依條將產業在官。拘收子利。折還係元抵田產物業。逐年所出花利。微細。卒填所欠官錢不足。看詳買撲場務。並係人戶情愿實封投狀。抱認句當。其課利依條自合逐月送納。卽與公人主持倉庫欠折官物。陪填事體不同。今相度欲乞於編敕內。刪去買撲場務少欠課利八字。因此立法。諸主持官物。欠折無欺弊。其產業估納入官。以所收子利。准折欠數。候足給還。或貼納錢收贖。如過十年不贖。依填欠田宅法。係十保干繫人產業。雖元欠有欺弊。仍以所估納抵產子利。准折欠數。通計價足給還抵產。其以前欠負。並准此。內剩納過錢數。仍給還所剩。

一准元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明堂赦書。節文。開封府界及諸路人戶。見欠元豐元年以前夏秋租稅。並添納不以分數。及二年以前誤支雇食水利。罰夫買撲場務。出限罰錢。并免役及常平息錢。並特

與除放。是時轉運司申中書稱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及和預買紬絹并係人戶以請官本合一例除放。中書批狀云勘會赦書內即無見欠丁口鹽錢并鹽博絹米及和預買紬絹已請官本除放之文。因此州縣却行催理。至元豐八年登極赦書亦是除放兩稅。沿納錢物後來尙書戶部仍舉行元豐四年中書批狀指揮逐年蠶鹽錢絹和預買紬絹等係已請官本並不除放。臣今看詳內蠶鹽錢絹一事鹽本至輕所折錢絹至重。只如江都縣每支鹽六兩折絹一尺。鹽六兩元價錢一十文五分足。絹一尺價錢二十八文一分足。其支鹽納錢者每鹽五斤五兩納錢三百三十一文八分足。比元價買鹽每二十八文足已多一百八十三文足。又將錢折麥所估麥價至低。又有倉省加耗及脚剩之類一文至納四五文。今來既不除放。即須催納絹麥折色。所以人戶愈覺困苦。臣今看詳丁口鹽錢絹既爲有官本難議除放。即合據所支鹽斤兩實直價錢催納。豈可將折色絹麥上增起錢數。盡作官本。顯是於理合放。於條未有明文。臣已指揮本州應登極赦前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之類。只據當時所支官物實直爲官本催納。其因折色增起錢數。並權住催理。聽候朝旨。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依此除放。

一准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應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續准元祐二年二月七日都省批狀。知鄭州張瑛劄子奏。臣伏觀明堂赦書節文。諸路人戶見欠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除放。臣自到州。契勘得本州舊係開封府界管城縣日本縣市易抵當所。於元豐二年五月以後。節次准市易上界牒准太府寺牒支降到正帛散茶令搭息出賣。其本州自合依條

許人戶用物貨等抵請。及見錢變易。本所却除賣與人戶。仍不會結保。致有二百九十八戶除納外。共拖欠下官錢計一千九百餘貫文。雖契勘得逐戶名下見欠各只是二百貫以下。本州爲是元管。旬官司違法除散。不依太府寺搭息出賣指揮。致人戶亦不會用物貨抵請。卽與市易舊法許人結保除請金銀物帛見欠官本事體不同。以此未敢引用赦救除放。係上件人戶所欠物帛價錢。本因官吏違法除過。其人戶元不知有此違礙。伏望聖慈。矜卹特許依赦除放。庶使貧民均被聖澤。戶部看詳。住罷除請。後來違法除散過錢物。并府界縣分人戶抵當虧本糯米各與未罷已前依條除請事體不同。今勘當難以依赦除放。都省批狀依戶部所申文。續准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敕。勘會內外見欠市易非違法除請人戶。已降指揮二百貫文已下除放。其外路係違法者。卽不該除放。切緣本因法司違法除賣。今來人戶若不量與獨放。顯見獨不霑恩。須議指揮。十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戶部指揮諸路契勘官私違法除放人戶。許將息罰充折外。見欠錢二十貫文已下者。並與除放。又續准元祐四年正月初十日轉運司牒准尙書戶部符據淮南轉運司狀。契勘本路市易欠錢除放。依條除借。并元係經官司違法除欠。已依上項赦救朝旨施行外。緣有未承元豐四年五月十九日朝旨。住罷除借以前。并以後有人戶於市易務差出計置變易。旬當人等頭下除欠錢物。見欠不及二百貫及二十貫以下。今詳所降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救。止言市易欠錢人戶。見欠二百貫文以下除放。并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旨。亦止言官司違法除借。見欠二十貫文以下除放。今來前項人戶。從初經於市易差出旬當人等頭下除欠。本可疑慮。未敢一例除放。申部者。本部看詳。

明堂赦云。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二百貫以下。除放。及近降朝旨。亦止云。官私違法除放人戶。折外。見欠二十貫以下。除放。卽無似此窠名明文。今據所申符本司主者詳此。一依前後所降朝旨施行。無至違誤。臣今看詳。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書。止言應內外欠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並與除放。赦文簡易明白。元不分別人戶。於官司請領。或徑於句當人名下分請。亦不拘限。官司依條除賣。或違法俵散。及有無抵當結保搭息不搭息之類。但係欠市易錢二百貫以下者。便合依條除放。更無疑慮。切原聖意。蓋爲市易務錄本緣。姦臣貪功希賞。設法陷民。赤子無知。爲利所罔。故於卽位改元。躬祀明堂。始見上帝之日。親發德音。特與除放。皇天后土。實聞此言。當時有識。已恨所放不寬。旣知小民爲官法所陷。所惜不與盡放。更立二百貫之限。然是時欠負窮民。無不鼓舞涕泣。銜荷恩德。曾未半年。已有刻薄臣寮。強生支節。析文破敕。妄作申請。致有上項續降聖旨。及都省批狀。指揮應官司違法除借者。止放二十貫以下。其於差出句當人名下除請者。並不除放一文。使宗祀敕文。反爲虛語。非獨失信於民。亦爲失信於上帝矣。所繫至大。而俗吏小人。曾不爲朝廷惜此。但知計析錐刀之末。實可痛感。臣竊仰料二聖至仁至明。已發德音。除放二百貫以下。豈有却許刻薄臣寮。出意阻難。追改不行之理。必是當時議者。以爲欠錢之人。詐立私下除買人姓名。分破錢數。令不滿二百貫。僥倖除放。以此更煩朝省。別立上項條約。以防情弊。一時指揮。不爲無理。今來歲月已久。人戶各蒙監催枷錮鞭撻。困苦已極。若非本身實欠。豈肯七年被監。不求訴免。以此觀之。凡今日欠戶。並是實欠。必非私相計會。爲人分減之人明矣。伏望聖慈。特與舉行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赦書。應內

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以官私違法不違法及人戶於官司請領或徑於旬當人名下分請者並與除放所貴復收窮困垂死之民稍實宗祀赦書之語以答天人之意。

一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將府界諸路人戶應見欠諸般欠負以十分爲率每年隨夏秋料各帶納一分所有前後累降催納欠負分料展閣指揮更不施行臣今看詳上項指揮明言應見欠諸般欠負並分十料催納元不曾分別係與不係因災傷分料展閣之數聖恩寬大詔語分明但係欠負無不該者只因戶部出納之吝別生支節謂之申明其略云本部看詳人戶見催逐年拖欠下夏秋租稅贓賞課利省房沒官等錢物若不係因災傷許分料展閣理納之數自不該上條致尙書省八月三日批狀指揮依所申施行即不會別取聖旨臣嘗謂二聖即位已來所行寬大之政多被有司巧說事理務爲艱闕使已出之令不盡施行屯膏反汗皆此類也兼檢會元祐敕節文諸災傷倚閣租稅至豐熟日分作二年四料送納若納未足而又遇災傷者權住催理今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聖旨指揮雖分爲十料比舊稍寬又却衝改前後分料展閣指揮即雖遇災傷亦須催納水旱之民當年租賦尙不能輸豈能更納舊欠顯是緣此指揮反更不易欲特降聖旨應諸般欠負並只依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分十料施行仍每遇災傷依元祐敕權住催理內人戶拖欠兩稅不係災傷倚閣者亦分二年作四料送納未足而遇災傷者亦許權住催理所有戶部申明都省批狀指揮乞不施行

貼黃議者必謂若如此施行今後百姓皆不肯依限送納兩稅僥倖分料臣以謂不然編敕固有催

稅末限不足分數。官吏等第責罰。令佐至衝替錄事司戶與小處差遣典押。勒停孔目管押官降資。條貫至重。誰敢違慢。若非災傷之歲。檢放不盡實者。何緣過有拖欠。若朝廷不恤。須得併催。則人戶惟有逃移。必無納足之理。

一臣先知杭州日。於元祐五年九月奏。臣先會具奏朝廷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旨已許止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八千二百九十疋。並抑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尙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論奏。經今一百八日。未蒙回降指揮。乞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尙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臣已於元祐六年正月九日備錄元狀。繳連奏去訖。經今五百餘日。依前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一處行下。

右謹件如前。今所陳六事。及前所陳四事。止是揚州杭州所見。竊計天下之大。如此六事四事者多矣。若今日不治。數年之後。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盜賊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特留聖意。深詔左右大臣。早賜果決行下。臣伏見所在轉運提刑。皆以催欠爲先務。不復以恤民爲意。蓋函矢異業。所居使然。臣愚欲乞備錄今狀。及元祐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事。行下逐路安撫鈐轄司。委自逐司選差轄下官僚一兩人。不

妨本職。置司取案。遂州見催諸般欠負科名戶賬。及元欠因依限一月內具委無漏落。保明供申。仍備錄。應係見行欠負敕條。出榜曉示。如州縣不與依條除放。許詣逐司自陳。限逐司於一季內看詳了絕。內依條合放。而州縣有失舉行者。與免罪改正訖奏。其於理合放而未。有明條。或於條有礙者。並權住催理。奏取敕裁。仍乞朝廷差官三五人。置局看詳。立限結絕。如此則期年之間。疲民尙有生望。富室完復。商賈漸通。酒稅增羨。公私寬泰。必自此始也。臣身遠言深。罪當萬死。感恩徇義。不能默已。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本州近准轉運司牒。坐准戶部符。臣寮上言。去歲災傷人戶。農事初興。生意稍還。正當惠養。助之蘇息。伏望聖慈。許將去年檢放不盡秋稅元。只收三分。已下者。係本戶。已是七八分災傷。今來若納錢。尙有欠。必是送納不前。乞特與除放。其餘納錢見欠人戶。亦乞特與減免三分外。若猶有欠。并上二等戶。如不可一例減放。則並乞特與展限。候今年秋熟。隨秋料送納。其言至切。尋蒙聖恩。送下戶部。本部卻只檢坐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節文。災傷帶納欠負條貫。應破詔旨。其臣寮所乞。放免寬減事件。元不相度。可否。顯是聖慈欲行其言。而戶部不欲。雖蒙行下。與不行下同。臣今來所論。若非朝廷特賜指揮。卽戶部必無施行之理。

又貼黃。臣今所言六事。及舊所言四事。並係民心邦本。事關安危。兼其間逐節利害甚多。伏望聖慈少輟清閑之頃。特賜詳覽。

又貼黃。准條檢放災傷稅租。只是本州差官計會令佐同檢。卽無轉運司更別差官覆按指揮。臣在潁州。見遂州檢放之後。轉運司更隔州差官覆按虛實。顯是於法外施行。使官吏畏憚不敢盡實檢放。近

日。淮南轉運司爲見在流民倍多。而所放災傷。多不及五分支破。貧糧有限。恐人情未安。故奏乞法外支給。若使盡實檢放。流民不應如此之多。與其法外拯濟於旣流之後。曷若依法檢放於未流之前。此道路共知。事之不可欺者也。臣忝侍從。不敢不具實聞奏。

又貼黃京師所置局。因令看詳畿內欠負。

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無此心。則臣亦不敢必望此政。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止矣。然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爲臣子所格沮也。竊觀卽位之始。發政施仁。天下聳然。望太平於期月。今者八年。而民益貧。此何道也。願陛下深思其故。非若積欠所歷。自古至今。豈有行仁政八年。而民不蘇者哉。臣前所論四事。不爲不切。而經百餘日。略不施行。臣旣論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錄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若非陛下留意痛與指揮。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仍却作熟事進呈。依例送戶部看詳。則萬無施行之理。臣人微言輕。不足計較。所惜陛下赤子。日困日急。無復生理也。臣又竊料大臣必云。今者西邊用兵。急於財利。未可行此。臣謂積欠之在戶部者。其數不貲。實似可惜。若實計州縣催到數目。經涉歲月。積欠之在戶部者。累毫無足。以助經費之萬一。臣願聖主特出英斷。早賜施行。臣訪聞浙西飢疫大作。蘇湖秀三州人死過半。雖積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無土可作田。墜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

糧無種。有種無牛。殍死之餘。人如鬼腊。臣竊度此三州之民。朝廷加意惠養。仍須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浙西災患。若於一二年。前上下疚心。同方拯濟。其勞費殘弊。必不至若今之甚也。臣知杭州日。預先奏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飢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糴。而發運使王覲。堅稱米貴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爲甚賤。縱使貴糴。尙勝於無。而覲執所見。終不肯收糴顆粒。是致次年拯濟失備。上下共知。而不詰問。小人淺見。只爲朝廷惜錢。不爲君父惜民。類皆如此。淮南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矣。今來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敢昧死請內降手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傷。流殍相屬。今來淮南始獲一麥。浙西未保豐凶。應淮南東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舊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仍更別賜指揮。行下臣所言六事四事。令諸路安撫鈐轄司。推類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痍。則猶可望太平於數年之後也。臣伏覲詔書。以五月十六日册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慶。孟子有言。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周之所以王也。今陛下膺此大慶。猶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爲子孫無疆之福。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

論倉法劄子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卽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史仰重祿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爲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而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爲治也耶。今者又令眞揚楚泗轉般倉斛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強明發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倉法。臣所未喻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敕。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六百萬石。上供斛斗。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明甚。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疎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却送戶部。或却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死之間。時進警言。但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卽乞將此劄子留中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卽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壹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規置。須謀經久。船場旣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州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旣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旣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州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倍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卽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千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爲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爲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

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千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飢瘦伶俜。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卽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文破敕。苟以隨船爲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旣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眞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因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折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鬪子乞覓綱梢餽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眞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鬪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鬪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相度得

此法必行。則見今鬪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齎密行交付。其押綱網梢等。知專討若不受賂。必無寬剩。對面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網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網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船爲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爲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爲條。未敢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爲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船點檢指揮知左。

一准元祐編敕。諸綱運船棧到岸。檢納稅錢。如有違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

錢者各徒二年。

諸新錢網及糧綱綠路不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鑲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委有稅物名件。自合依例饒潤收納稅錢。卽無不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喝免稅錢事理甚明。

右謹件如前者。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身畏法。運餽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賊盜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爲家。既免折賣。又常修完。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既與客旅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攔。無乞取。然梢工自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許。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垛場。議者以爲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略無絲毫之効。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通流。綠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爲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賜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爲是。卽乞盡理施行。少有違戾。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見也。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本州已具轉般倉斛子二十人。不足於用。必致闕誤事理。申乞依舊存留四十人去訖。其斛子所行倉法。臣又體訪得深知綱運次第。人皆云行倉法後。欠折愈多。若斛子果不取錢。則裝發更無斛面。兵梢未免偷盜。則欠折必甚於今。若斛子不免取錢。則舊日行用一貫會須取三兩貫。方肯收受。然不敢當面乞取。勢須宛轉託人。滅刻隔落。爲害滋深。伏乞朝廷詳酌。早賜廢罷。且依舊法。

又貼黃。臣今看詳倉部今來起請條約。所行倉法。支用錢米不少。又添差監門小使。臣支與驛券。又許諸色人告捉搆合乞取之人。先支官錢五十貫爲賞。又支係省上供錢二萬貫。召募綱梢。如此之類。費用浩大。然皆不得利害之要。行之數年。必無所補。臣今所乞。不過減却淮南轉運司違條收稅錢一萬貫。綱梢飽暖。官物自完。其利甚大。

乞罷轉般倉斛子倉法狀

元祐七年八月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奏論綱梢欠折利害。內一事乞罷真揚楚泗轉般倉斛子倉法。并乞揚州轉般倉斛子。依舊存留四十人。今來揚州轉般倉斛子四十人。並曾詣臣投狀。乞一時歸農。臣雖且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體訪得衆情未安。惟欲逃竄。兼訪聞泗州轉般倉斛子。已竄却一十二人。深慮逐州轉般倉斛子。漸次星散。別行招募。必是費力兼恐多是浮浪輕犯重法之人。愈見敗壞綱運。其逐一利害。已具前狀。只乞朝廷詳酌。先次施行廢罷轉般倉斛子倉法。及揚州依舊存留轉般倉斛子四十人爲額。仍乞入急遞行下。貴免斛子星散住滯綱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准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敕。陝西轉運司奏准敕節文。賣鹽并酒稅務增剩監專等賞錢。更不支給。本司相度。欲且依舊條支給。所貴各肯用心。趁辦課利。戶部狀欲依本司所乞。並從元豐賞格。依舊施行。檢會元豐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敕。賣鹽及稅務監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釐。鹽務專副秤子稅務專欄。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半釐。及檢會元豐賞格。酒務鹽官。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二釐。酒務專匠。年終課利增額。計所增數。給一釐。者。右臣聞之。管仲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鹽酒稅務監官。雖爲卑賤。然搢紳士人公卿胥子。未嘗不由此進。若使此等不顧廉恥。決壞四維。掎斂刻剝。與專欄秤匠一處分錢。民何觀焉。所得毫末之利。而所敗者天下風俗。朝廷綱維。此有識之所共惜。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自數年來。刻虐日甚。商旅爲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爲少衰。詳究厥由。不獨以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蓋緣有上件給錢充賞條貫。故人人務爲刻虐。以希歲終之賞。顯是借關市之法。以蓄聚私家之囊橐。若朝廷憫救風俗。全養士節。卽乞盡罷上件歲終支賞條貫。仍乞詳察上件條貫。於稅務施行。尤爲害物。先賜廢罷。況祖宗以來。元無此格。所立場務增虧賞罰。各已明備。不待此條。方爲勸獎。臣竊見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敕。廢罷諸路人戶買撲土產稅場。命下之日。天下歌舞。以至深山窮谷之民。皆免虐害。臣旣親被詔旨。輒敢仰緣德音。推廣聖意。具論利害。以候敕裁。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論奏江淮糧綱運欠折利害。竊謂欠折之本。出於綱梢貧困。貧困之由。起於違法收稅。若痛行此一事。則期年之間。公私所害。十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倉部前日所立斛子倉法。及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寢罷。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則餽運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爲額。不當以起發之數爲額也。今者折欠。盡以折會償填。而發運使不復抱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雖有萬數疎虞。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歲運斛斛。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爲額。而發運司獨不以到京及府界實數爲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發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釐。以定殿罰。則發運使自然竭力點檢矣。凡綱運弊害。其略有五。一曰發運司人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二曰諸倉專斛作弊。出入斛器。三曰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搭住滯。四曰諸押綱使。臣人員作弊。減刻雇夫錢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剩取。非理騰揚。如此之類。皆可得而去也。縱未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眞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侵擾綱梢於千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離綱運而遠赴訴也。況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舉辟京朝官兩員。爲句當。綱運自眞州至京。往來點檢。逐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缸爲麻字。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梢使臣人員等。常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釐爲賞罰。行此二者。

則所謂人存政舉必大有益。伏望朝廷留念。餽運事大。特賜檢會前奏。一處詳酌施行。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屢瀆天威。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前奏乞舉行元祐編敕錢糧綱不得點檢指揮。竊慮議者必謂錢糧綱既不點檢。今後東南物貨盡入綱缸攬載。則商稅所失多矣。臣以謂不然。自祖宗以來。編敕皆不許點檢。當時不聞商稅有虧。只因導洛司既廢。而轉運司陰收其利。又自元祐三年十月後來。始於法外擅便。隨缸點檢一條。自此商賈不行。公私爲害。今若依編敕施行。不惟綱梢自須投務納稅。如前狀所論。而商賈益集於京師。回路物貨。無由復入。空綱攬載。所獲商稅必倍。此必然之理也。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本州公使額錢每年五千貫。文除正賜六百貫。諸雜收簇一千九百貫外。二千五百貫並係賣醋錢。檢會當日初定額錢。日本州醋務係百姓納淨利課利錢承買。其錢並歸轉運司。當日以賣醋錢二千五百貫入額錢。卽亦是撥係省官錢充數。後來公使庫方始依新條認納百姓淨利課利等錢。承買逐年趁辦上項額錢二千五百貫。檢准編敕諸州公使庫。許以本庫酒糟造醋沽賣。卽係官監醋務本庫願認納元額諸般課淨錢。承買者聽其所收醋息錢。並聽額外收使。今契勘醋庫每年沽賣到錢外。除糴米本分并認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外。實得息錢每年只收到一千六七百貫。至二千貫以來。常不及元立額錢二千五百貫之數。更豈有額外收使之理。如此卽顯是敕條雖許公使庫買撲醋務。而揚州獨無額外得錢之實。竊以揚於東南實爲都會。八

路舟車無不由此。使客雜還。餽送相望。三年之間。八易守臣。將迎之費。相繼不絕。方之他州。天下所無。每年公使額錢。只與真泗等列郡一般。比之楚州少七百貫。況今見行例冊。元修定日造酒糯米每斛不過五十文足。本州之費。一切用酒准折。又難爲將。例冊隨米價高下逐年增減。兼復累年接送。知州實爲頻數。用度不貲。是致積年諸般逋欠。約計七八千貫。若不申明。歲月愈深。積數愈多。隱而不言。則州郡負違法之責。創有陳乞。則朝廷有生例之難。雖天下諸郡。比之揚州實難攀援。今來亦不敢輒乞增添額錢。及獨收欠負。只乞檢會見行條貫。當日元定額錢。因依。既是於係省官。醋務錢內撥二千五百貫元額錢。卽乞逐年更不送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及更不用錢收買官糟。庶得賣醋錢相添支用。如此卽積年欠負。漸可還償。會藩事體。不至大段衰削。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勘會本州與杭州事體一般。本州當八路口。使客數倍於杭州。杭州公使錢七千貫。而本州止有五千貫。顯是支使不足。

又貼黃。准條雖許公使庫收遺利。緣本州委無遺利可收。須至奏乞。

乞罷宿州修城狀

元祐七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除兵部尚書蘇軾狀奏。臣近自淮南東路鈐轄被召。過所部宿州。體訪得本州將零壁鎮改作零壁縣。及本州見准朝旨。展築外城兩事。各有利害。既係臣前任部內公事。而改鎮作縣。又係兵部所管。所以須至奏陳。謹具條件如後。

一。零壁鎮人戶靳琮等。先經本路及朝省陳狀。乞改零壁鎮爲縣。却准轉運使趙僞狀稱。看詳得元只

是本鎮官勢有力人戶意欲置縣增添諸般營運。妄有陳狀尋准敕依奏。依舊爲鎮。後來有轉運使張脩等及知州周秩別行奏請。却欲置縣。仍取得本鎮人戶狀稱。所有置縣費用。情願自備錢物。致朝廷信憑。許令置縣。臣今體訪得零壁人戶出辦上件錢物。深爲不易。元料置縣用錢四千五十餘貫。至今年八月終。已納二千八百五十餘貫。其餘未納錢數。認是催納不行。縱使盡行催納。亦恐使用不足。看詳始議置縣。只爲本鎮居民曾被驚劫。及人戶輸納詞訟。去縣稍遠。然未置縣。本縣已有守把兵士八十人。及京朝官一員。曹鎮。本鎮煙火盜賊。別有監務官一員。又已移虹縣尉一員。弓手六十人。在本鎮足以彈壓盜賊。而本鎮去虹縣六十里。至符離縣一百二十里。至蘄縣一百里。卽非地遠。又至符離縣各係水路。本不須添置一縣委。只是本鎮豪民靳琮等。私自爲計。却使近下人戶。一時出錢。深爲不便。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餘年。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爲病。兼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衆。豈可一一展築外城。近年周秩奏論。過爲危語。以動朝廷。意謂恐有盜賊竊據。以斷運路。遂奏乞展築外城一十一里有餘。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萬有餘工。每夫用七十省錢。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錢一萬九千餘貫。約五年畢工。已蒙朝廷支賜抵當息錢一萬貫。欲取來年春興工。臣體訪得元只是宿州豪民多有園宅在外。屬搖此說。官吏不察。遂與奏請。況宿州土脈疎惡。若不用磚砌。隨卽頽毀。若待五年畢之。則東城未了。西城已壞。或更用磚。其費不貲。又七十省錢。亦恐召募不行。官吏避罪。必行差雇。搔擾不細。其間一事。深害仁政。緣今來踏逐外城基地。合起遣人戶大墳墓六千九百所。小者猶不在數。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

骸骨費耗。擘畫改葬。若家貧無力。便致棄捐。勞費公私。痛傷存歿。已上並有公案。可以覆驗。

右臣今相度上件改鎮作縣事。係已行之命。兼構築廡宇。略已見功。恐難中輟。而展城一事。有大害而無小利。兼未曾下手。猶可止罷。欲乞速賜指揮。更不展築。却於已支賜一萬貫錢內。量新置縣合用數目。特與支撥修蓋了當。其人戶未納到錢數。均乞與放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擢用林豫劄子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財賦。除盜賊。幹邊鄙。興利害。常有臨事乏人之歎。古人有言。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承議郎監東排岸司林豫。自爲布衣。已有奇節。及其從事。所至有聲。其在漣水。屏除羣盜。尤著方略。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爲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取進止。

乞贖贈劉季孫狀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狀奏。右臣等竊聞仁宗朝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衆寡不敵。姦臣不救。平遂戰歿。竟罵賊不食而死。詔贈侍中。賜大第。官其諸子。慶孫貽孫宜孫昌孫孝孫保孫季孫等七人。諸子頗有異材。而皆不壽。卒無顯者。家事狼狽。賜第易主。獨季孫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識者以爲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宦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蒙朝廷擢知隰州。

今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甌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今者寄食晉州。旅櫬無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今執政侍從多知季孫者。如加訪問。必得其實。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飢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跨歷歲月。朝廷猶賜存卹。於獎勵之道。不惟小補。季孫之子三班借職璨。見在京師。乞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季孫身亡。合得送還人爲般擊。女壻兩房並已死盡。其喪柩見在晉州。無由般歸京師。欲乞指揮晉州候本家欲扶護歸葬。日卽與差得力廂軍三十人。節級一人。般至京師。

再論李直方捕賊功効。乞別與推恩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尙書蘇軾劄子奏。臣先知潁州日。爲有劇賊尹遇。陳興。鄭饒。李松等。皆宿姦大惡。爲一方之患。而汝陰縣尉李直方。本以進士及第。母年九十餘。只有直方一子。相須爲命。而能奮不顧身。躬親持刃。刺倒尹遇。又能多出家財。緝知餘黨所在。分遣弓手。前後捕獲。功效顯著。直方先公後私。致所差人先獲陳興等三人。而直方躬親後獲尹遇一名。與賞格小有不應。臣尋具事由聞奏。乞以臣合轉朝散郎一官。特與直方。此附第三等循資酬獎。後來朝旨。只與直方免試。竊緣選人免試。恩例至輕。其間以毫髮微勞。得者甚多。恐非所以激勸捐軀除患之士。伏望聖慈。特賜檢會前奏。別與推恩。仍乞許臣更不磨勘轉朝散郎一官。所貴餘人難爲援例。取進止。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竊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于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紅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脚官費不貲。而客舡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其官私費耗。爲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飢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爲通疎。而隔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爲良法。須是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爲通濟。謹具逐條如後。

天聖附令

諸商販斛斛。及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

諸賣舊屋材柴草米麵之物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其買諸色布帛不及疋而將出城及陂池取魚而非販易者並准此

元豐令

諸商販穀及以柴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

諸買舊材植或柴草穀麵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稅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魚非貨物者准此

元祐赦

諸與販斛斛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卽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斛斛并麵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布帛不及端疋并捕魚非貨易者准此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光益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元祐七年南郊賦爲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

等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賦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聽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赦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尙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